

函史上編序

予歷世史志載。考觀天人貞一之統。察古今迕合之變。王路隆汗。道術善敗之故。悱然歎之也。曰。有以也夫。易首乾象天。春秋尊王於天。表一大於元。非以天統元氣。甄陶陰陽。難謀而謀。靡常而常。大一統爲其貞耶。非以合不能無離。離必且合。卽迕不合。惟助上帝者。必常德篤忱。萃其渙。合于一耶。洪荒首君。躬上聖神智易貢之德。以兆於政化。邈乎尚矣。三代之英。以亶聰明之資。都作君師之任。兢兢於欽明。抑畏之本。亦曷嘗不官三才。府萬物。播九德於六官。舉以其

板區  
(公分)

20.2x13.8

01348

60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史部紀傳通代

書名：函史

著者：明鄧元錫撰 共一〇三卷 六〇册

版本：明萬曆初年原刊本

世而莫又之。乃其時宗臣王佐。四友十亂之倫。恭孚和一。又何其景附響臻也。迨其季葉。道隱於耕釣。辱在囚奴。迕矣。既厥終。竟集命佐命。宣訓衍疇以顯也。豈非元氣未漓。誠精聚合。爲會之元也。與哉。周衰。王迹熄而道術四裂。終莫能宣明。仲尼觀天於獲麟。觀人於鞞環。莫遇也。於是乎上觀唐虞。下采夏殷。西觀周室。修祖述。憲章之業。而持載覆燾。生長收藏之用。一軌於天行。其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以得與於斯文也。而由有周而來。帝王歷數。代天子民之統。終莫之能屬。則天下之生

久矣。代而彌散。蓋其離也。三代而降。受帝天之命。能混一六合。以啓統衍世者。曰漢曰唐曰宋。雖道沿世降。而治以代紀。均之作生民命。而上下幽明之神主屬焉。漢得天統。弘寬簡忠恕之政。太宗恭敬溫文。有君人之大德。措黎庶於篤醇。而惟年久長。懼于不終。迨彌畱弗替。聖統存焉。而終已鮮輔。董江都。明天人古今之統。劉更生。稱其庶幾伊呂。而生適後時。曾不得一當主也。唐宗起南北六季之後。基命昌明。成太平之烈。垂意於仁義教化。海寓晏然。考厥佐命。則河汾房杜魏三賢。實佐佑之。而用不究於禮樂。文中子

前見之歎焉。彼其以孝弟爲社稷。以不言爲宗廟。以五常爲四國。以無不通爲富貴。以無不極爲死生者。三才九疇。卒屬之布衣焉。已也。宋興。神器得於掩取。禹迹限於職方。雖其本已淺。積百年而仁祖恭儉。始幾小康。神宗銳意堯舜三代之理。於仁明武庶兼有其資矣。而濂洛諸大儒者作。以誠爲本。以敬爲門。以太極二五。盡神明之容。以誠神幾。妙性情之德。以大學爲戶庭。以中庸爲閫奧。以孔孟不傳之學。爲得之遺經也。其言曰。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懿哉。道乎。而純公於裕陵。又相見。相遇合而竟以中阻也。

夫非皆五百歲至精之期會乎。而適不相直。蓋元氣之散久矣。離久而後合。雖其合而不免於離。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明興。

天純佑命。光古夏而軼漢配天。

高皇帝驅逐裔狄。復帝王自有之中國。

成祖表章宋哲。由濂洛以上達洙泗。納天下人士於理性命之塗。熙宣天順之世。風俗篤醇。言信行質。純師純法之儒。烝烝出焉。

肅皇帝嘉意皇帝王師之統。渙焉淵衷。章施於敬一克。

復之訓。而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以獨知爲良。以良知爲聖。卽博卽約。卽知卽行。直上附於鄒孟。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五星集於清廟。文教光焉。乃列代英君。誼辟格輔。碩臣。鍾間氣之英。貞性秉道。以戴主奠民者。雖合離久暫。末之能一。抑又何臚炳而彪列也。此紀謨訓述之所以志也。於戲。書有之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之言尊也。宗也。師之言資也。亦宗也。故道通元命。德配天地。則命之帝矣。建中表正。統一三才。則命之王矣。變調元化。密勿奧樞。則命之相矣。明天地之統。

苞君相之業。闡理性命之奧。作生民耳目。爲後世法程。則命之師矣。故帝以道配天。相以道佐王。師以道達天。儒以道得民。其分不同。其極一也。易乾五上治。曰飛于天。乾二時舍。曰見于田。而均象之龍。語並德也。屯初宐君。曰貴下賤。蒙二宐師。曰子克家。而均繫亨貞。語同道也。故帝之有紀。明治之有統也。翼以謨而明。穆交贊。師之有訓。明道之有統也。翼以述而庚行不墜。聖賢在上。則推而行之。在下則述而藏之。微是天莫屬其心。民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或問之曰。惟然則紀謨訓述而足矣。它傳志何

爲者也。曰贊王統也。天一而風雨露雷。山川河嶽。各宣其用。以有職司於天。王一而六官九列。百司庶府。各殫其共。以有職司於王。語曰。三十輻共一轂。轂其樞乎。而微輻則不運。在昔名碩。靖共爾位。一志畢能。秉信履義。輻輳于其世。豈苟而已哉。入則效忠。出則宣力。居則嶽立。動則霆擊。主媿則順而將之。闕則拂而襄之。治則張而相之。亂不避難。不舍勞。蹇蹇乎身殉之也。此王國之幹也。傳良臣貞臣。若爭臣論諫焉。昔先王選建明德。庸勳親親。分九土五域。以爲天下公。而王政有根。世以丕平。王迹熄。而一匡九合之勳。

迄數世終賴。秦而下。罷侯置守。郡國師帥之選。備六官之務。靜生民之業。撫薦慰安。民命繫焉。是明主所與共天下也。乃遵法糾俗。媿快於功效。孔子所謂免而無恥者哉。抑時有用焉。帝者得之。以立事而勝姦。傳周列國。漢而下。傳循吏能吏。皇造始基。蓋必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沉幾密畫。鷹揚燮伐。禍亂戡焉。以耆定厥功。及代承平。內靖外攘。合散坊潰。繫桓桓。赴赴之夫。是賴。故將者。國之輔。生民之衛也。故紀附將。謨傳列名將。述焉。夫忠節世道之所倚也。臣死忠子死孝。然後人紀立而國統尊。故孔門之教。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上達節。下毀節。自志士以至仁人。未有不約之于節者。而誰能違之。激爲氣節。下乃狷戾。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節也。傳忠節。其傳經學。何也。曰。先師之志也。昔先師章志貞教。陳天道人事之紀。爲世儀表。莫大於六經矣。豈無辟儒。失道之本真。執方局見。支訓蔓辭。以離迷其質。乃賢者重傳承。守家法。上關獻納。則明聖之闕議。揚于王庭。下廣教授。則六籍之微言。徧于閭宇。誦而思行。知而乃言。進不枉道。必以其義。退不失義。必守其道。久相待。遠相致。久幽而不改其

操。患難而終相爲死也。豈榮貌哉。故兩漢經師之承傳最重。而風俗最淳。其於經。譬則臺史乎。豈必盡天而歷日月星者。終莫之能廢也。且聖遠而言湮。庸知夫後有作者。不信經而尊道乎。故傳經學也。傳文學。何也。曰。昔天下之治方術者。嘗衆矣。陰陽名法道德。各得道之一察。以自好。而不該不徧。靡敝而莫知其極也。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加意乎仁義。深而通。苑而不藜。膏沃而光燁。各具有其質文。用能上拓典謨。下披雅誥。晰六藝之歸。涉百家之奧。明天下治亂之統紀。與故能言其意。而必行於遠也。以會歸於聖人。

論其世而出處語默進退之際。可以弗畔也。亦豈非命世之英。卓然有繫於世路之興替。道術之正反者乎。且文顯而道隱。庸知夫來者。不因文而見道也。故傳文學也。昔先師之設科也。先德行。思善人有恒。其品士。則行已有恥。使不辱命。於孝弟信果。庸並而列諸世師。資道缺有間矣。而淑人君子。氣鍾其粹。性命於德。篤躬者淳至。而淵乎似道也。是百世之儀矩也。何可間也。次者。本仁惇孝。率義由禮。行不越乎矩。立不易其方。辭受取與之際。介乎不回。疚焉。亦先民之有作也。何可簡也。使漸涵於聖門。不有進於首科。品

之上士者乎。下此則獨行硜硜。然賢於毀枉者多矣。傳篤行。義行。獨行。易有之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詩有之曰。皎皎白駒。夫皎皎者。儀之表也。時命大謬。遜肥于荒。深根寧極。與時偕藏。利害不滑。斂德闕光。貞不可亂。是微之顯也。風之表也。卽炳幾遠害。蚤見豫待。視溺焉不止者。遠矣。風貪頑者。莫大是。傳隱逸。造化物曲之精。至微眇難識。而占候卜筮方藥之技。稽天驗人。顧往往前知。命中如影響。蓋其微也。雖其小道。而贊天生民之事。均出於六官。故通其道。則聖局其方。則惑志方技。天生五材。帝用六府。民並用

之以爲天下公。蓋其理也。故貨惡其專之身。亦惡其棄於地。力惡其盡之人。亦樂其效諸已。用天分地而正德以幅之。則民生厚焉。志貨賄。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其主德茂也。蓋必有妃匹之助焉。乃其燕女溺志。淫黷淪敷。則覆亡隨之。雖憑賴先德。身致鴻業。莫能違也。必且受其禍敗。若反中其子孫。下至匹庶。家道成於女貞。民俗風於閭範。以爲是人道終始。家盛衰由焉。故詩首關雎。善栢舟。雅美周姜。任姒。春秋卒宋共姬。錄紀季姜。其重也。夫述后妃內紀。若列女傳。書稱咸若。爰及昆蟲。禮通八蜡。不廢

貓犬。易象萬疇。孚及豚魚。明物曲有性也。明乎物曲之性者。其不敢用非道暴殄之矣。志物性終焉。總之。三代而上。可考見於書詩禮易者。爲世表。素王有年表。漢而下。各以紀謨訓述傳志。次世代科條其文。而天人古今之故。續備。文取材於史。義稟質於經。去其猥重。存其典正。其申治也詳。其危亂也確。其褒善也周。其懲惡也隱。詳以周。故盡其辭。備論其行事。以著法。隱而確。故嚴其斷。抉其志。不盡其辭。俾懲省深痛。識早反力。無使狎機事。萌逸志。而滋亂焉。蓋黜其不經者。取其近經者。道其可道者。不道其不可道者。爲



史學要刪。乃其詳則正史存焉。於戲。法象衡陳于上。晦明否泰。通塞萬變。而不失其常者。天也。九域分布於下。神明糞土。隆污回易。而不失其方者。地也。五性參兩於中。治亂廢興。進退存亡。紛綸糾錯。而不失其正者。人也。故消息者時。當否者位。卷舒者道。貞一者志。得全者全。心天而道。不得全。全人。畏義而節。帝者之所紀。相者之所謨。聖者之所作。明者之所述。志士之所裁。仁人之所安。達賢之所通。節士之所完。下至幽人貞士。庶婦季女。介乎不欺其志也。焉往而不可見天地之性哉。燭幾者昌。處極致亡。敬明惟理。逸

豫以荒。故明君室未萌之欲。而聖人謹未然之防。有以也。夫用歸於母。逆天道。母絕地理。母亂人紀。俾物各得其極而已矣。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語處世之有恆度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語吉人之有恆心也。詩曰。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感往者之不可及。俟來者於無窮期也。述函史上編。需明哲訓定焉。

明萬曆初元。盱晚學鄧元錫撰。

國史一編

序

九

國史上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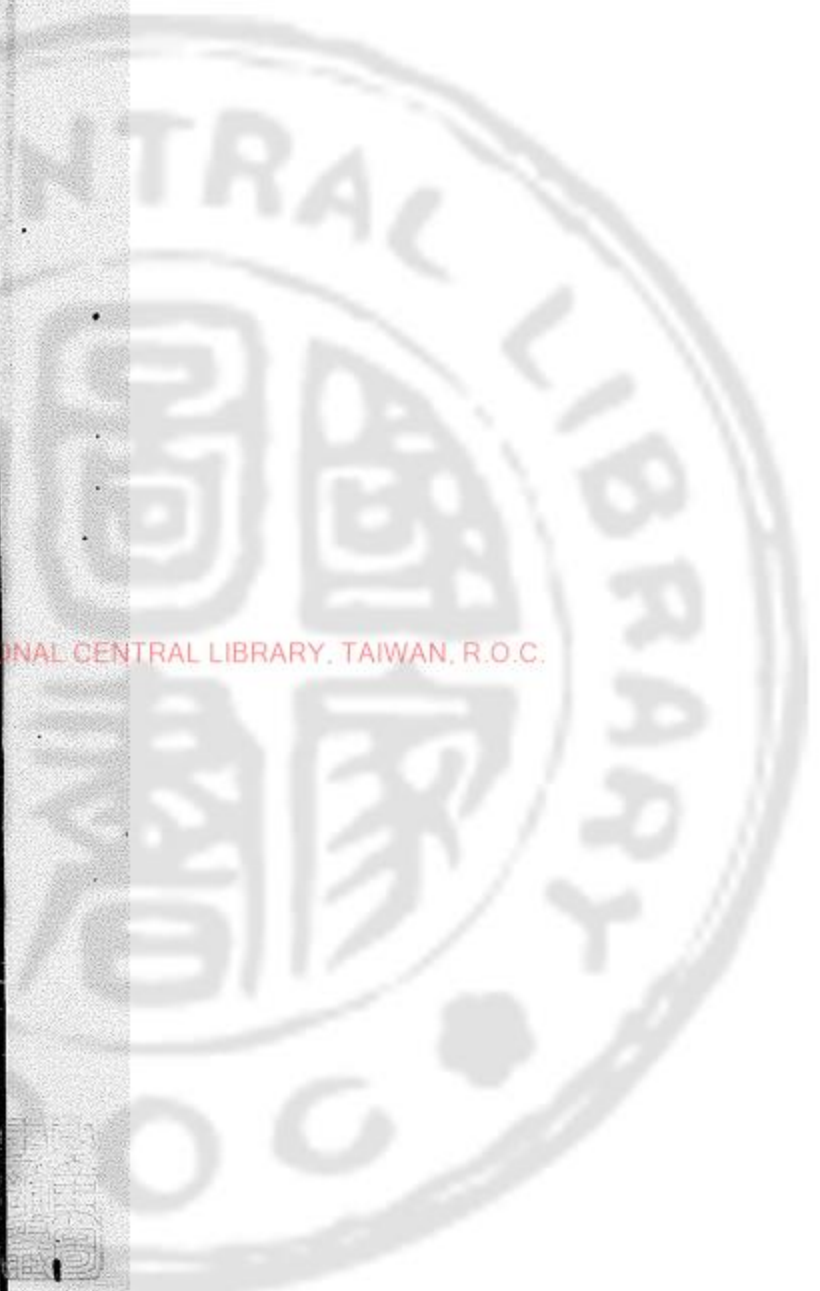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函史上編卷之一

盱郡鄧元錫纂

古初帝王表

自天地載闢。馮翼昭冥之故。靡可究而原矣。二五幹維。何本何化。卽上哲難言之。而說天莫辨於易。頌稱玄鳥。雅詠生民。厥神理可著存焉。易衡圖儀象。生出象化原。圓圖象渾天。方圖象方輿。文王序周易。乾坤創闢。屯蒙洪荒。夫非沕穆渾敦時耶。而三才首君。建侯不寧。於草昧乎經綸。斯時也。林總蚩蚩之民。穴居而野處。污樽杯飲。捭豚而燔黍。未有麻絲蒙衣。其皮羽蓋。需養於飲食。



而爭心者與生俱者也。爭始以言。其究以兵。訟若師受  
焉。由此言之。始未嘗不倥侗顛蒙。而未乃繁阜挺暴。旅  
距也。詩曰。縣縣瓜瓞。民之初生。善哉乎尚象之矣。又久  
之。有衆有比。有畜有履。風氣啓而禮義漸昌。體元命世  
之君作。而裁成輔相。通變神化之業成焉。則羲農軒轅。  
放勳重華。其人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親親子子。輯睦  
熙雍。貨力不私與已也。孫於大同。仲尼於觀上。歎焉。以  
爲三代之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選。猶之小康焉。未  
或覲斯盛也。豈非運會之元。天地交而二氣和通耶。猗  
與盛矣。然盛極且衰矣。賢勇智功爲已。而王霸功力之

變不可勝紀矣。史繁富始此矣。周禮外史氏實掌三皇  
五帝之書。比春秋。楚史倚相猶能誦習其文。世尚多有  
之。而仲尼無傳焉。敘尚書。獨斷自唐虞。其作春秋。紀元  
年。正時月日。詳矣。至敘尚書則略。卽頗有年月。多闕不  
可錄。宰予問五帝德。語之曰。唐虞三代之事。不可勝紀。  
五帝尚矣。汝何以稱焉。蓋其慎也。今學者以道藏之累  
虛。稗官之傳譌。尚稽荒忽。求多於前聞。豈謂闕如哉。於  
是本易尚書禮譜太昊訖唐虞。爲古初帝王表。夏殷事  
已闕。次世表。周遺文頗可討。述周本紀。而表見源委於  
六經。爲後史冠冕焉。爾雅。皇。大帝。君也。呂覽。帝者。天下  
之所適。王者。天下之所往。三皇蓋

古初大君也。秦博士議帝號，稱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豈近是與？漢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而家語自伏羲而後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各往往稱黃帝炎帝。史記闕焉。獨紀帝不著皇。易大傳稱庖犧氏之王天下，則知皇帝於王號以世異，非有等差也。而世降因之耳。他諸傳記有盤古氏盤古，釋名盤固也。亦曰渾敦。本非有定指，而春秋緯自開闢迄獲麟，分十紀。有循蜚紀。有號無世。二十氏。循蜚者言其時德厚信。人循其化，速若蜚也。有因提紀。有號有世。凡十有三氏。因提者言代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有禪通紀。十九世禪通者言禪讓之德，通于天也。已乃有疏。乞紀。則始自黃帝以訖于周。

**太昊伏羲氏**

亦作處犧。帝德合上下。曰太昊。取犧牲充大人迹。有虹繞之而孕。風姓。始畫八卦。易大傳曰：古者生於成紀，都於陳，以木德王。始畫八卦。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史稱帝世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因重為六十有四焉。造書。

**始畫八卦**

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史稱帝世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因重為六十有四焉。造書。

大人迹有虹繞之而孕。風姓。始畫八卦。易大傳曰：古者生於成紀，都於陳，以木德王。始畫八卦。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史稱帝世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因重為六十有四焉。造書。

**契**

代結繩之政。始教民佃漁。時禽獸逼人。作甲歷。起於甲寅。支干六甲而天道周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

**制嫁娶**

以灑皮為禮。正姓氏。以龍紀官。河中有龍。造琴瑟。在位百五十年而崩。葬於陳。史稱傳女媧氏而下。十六世。或曰盡其時諸侯。

**炎帝神農氏**

庖犧氏沒。神農氏以火德王。稱炎帝。起於烈山。亦曰烈山氏。母有嶠氏。女為少典。君

如。以神龍之感而生。長於姜水。姓姜氏。都陳。遷曲阜。始藝五穀。教農。斲木為耜。揉

之利。以教天下。始嘗百草。教醫。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民知耕稼焉。始嘗百草。教醫。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性得三百六十物。應

**以火紀官**

在位百四十年。崩。其所以火紀官。在位百四十年。崩。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黃帝有熊氏**

少典國君子也。姓公孫。母感電光繞斗而娠。生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國于有熊。號

有熊氏以土德王曰黃帝大戴記家語五帝德篇孔子言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神農氏八傳帝榆罔之代無道與三戰於阪泉之野克之代為天子蚩尤為亂與戰於涿鹿之野戮之立六相以雲紀官風后力牧立占天之官

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命隸首

作數。命榮援作十二鐘。命大容作樂日咸作冕旒

正衣裳。正名百物。作器用。作舟車。作合宮。作

貨幣。作內經。始教民蠶當帝之世風雨時若五穀豐登物無疵癘鷲鳥不搏

猛獸不噬麒麟游於苑囿鳳凰巢於阿閣生二十有五

子得賜姓者十有四人年百一十歲而崩葬橋山按伏

義有河圖帝復受之伏羲命朱襄作六書帝復命蒼頡

伏義造曆律帝復作之豈應時而作制不相沿與抑益

所未備與少昊金天氏名摯已姓黃帝子玄囂也母感火星如虹流華者而生邑于窮桑號窮桑

氏國于青陽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能脩太昊之法日少昊都曲阜以鳥紀官作大淵之樂在位八十四年崩葬顓頊高陽氏姬姓祖黃帝父昌意母感瑤光貫月之祥而生國高陽號高陽氏以水德王都帝丘大戴記帝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廟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以斗杓建寅月為曆元作承雲樂在位七十八年崩葬雲陽帝嚳高辛氏姬姓祖少昊父蟠極封于辛號高辛氏代高陽氏有天下都亳作九招樂記稱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聽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隱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順從在位七十年崩葬頓丘帝放勳陶唐氏帝嚳之子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號伊耆氏初封唐侯帝嚳崩于摯嗣無道立

九年廢諸侯尊堯為天子以火德王都平陽堯典稱命帝德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下

義和定閏初年谷四岳舉鯀俾又洪水績弗成中七十載

舉舜登庸始為司徒徵五典已宅百揆已攝舜使禹平

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為司徒七十有三載舜

受終俱見二典八十載禹告成功肇十有二州封伯禹於有

夏封四岳有呂封契於商封棄於郟見國語百載帝祖落

自元載甲辰至是崩年百有十七歲葬穀林三帝重華有虞氏姚姓帝繫世稱顓頊五世孫自虞幕封

典重華協于帝濬元載月正元日格于文祖申命九官

十有二牧垂拱而天下治禹臯陶陳謨 簡韶樂成三十有

三載命禹總師五十載帝陟方崩自元年丙戌至是癸酉南巡狩至蒼梧之

野崩年百有十歲葬九疑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

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同

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

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夏后氏世表

大禹姒姓史稱系出帝顓頊父崇伯鯀鯀湮洪水而殛

舜復舉禹治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四

隩既居則壤成賦而天下平舜禪以位元年會諸侯塗

百姓以仁遂焉。外紀曰：見罪人，下車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君王何為而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太史公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也。帝啓，禹子，賢能敬承禹道，伐太康，啓子，逸豫滅德，計也。后羿所距，不得歸，見五子之歌。仲康，太康弟，始即位，命胤。胤征，后相，仲康子，因羿室，使子澆弑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少康，澆求之，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而皋陶之後曰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以滅之。滅澆于戈，而殷以中興。帝季杼，胤子，后槐，胤子，后芒，胤子，后泄，胤子，后不降，胤子，后扃，胤子，后厘，胤子，后孔甲，胤子，后臯，胤子，后發，胤子，后癸。是為桀。大紀曰：自孔甲後，夏德日衰，桀負恃皆聽，作瓊室象朝，瑤臺玉牀，為淫縱，為肉山脯林，為酒池運舟，一鼓而牛飲者十人，關龍逢諫殺之，伊洛竭，川

崩而夏亡。夏起禹元年戊戌，終桀五十一年己酉。十七君十五世。通后羿寒浞為四百三十三年。禹之後分封以國為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 商世表

**成湯** 子姓，虞司徒契之後也。契母簡狄，有娥氏女，為帝嚳次妃。從帝祀高禘，吞玄鳥卵而生契。佐舜禹敷五教，封商，傳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而生天乙。是為湯。自契至于成湯，十二世而八遷。湯始居亳，王商丘。殷水在焉，亦曰般湯。為夏方伯，專征，征葛，聘伊尹，尹相湯伐桀，見湯誓。湯誥，仲虺之誥，天大旱，七年，湯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榮與？女謁昌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為不雨？至斯極也。天乃雨，作大雩樂，三十祀，王崩，壽百歲，葬亳北桐宮。**太宗** **太甲** 湯嫡孫，初顛覆典刑，伊尹營桐宮，宅憂三年。太甲即位，作伊訓，尹歸政。**沃丁** 太甲子，世紀曰：沃丁八年，尹陳戒，作咸，有一德。



丁葬以天子禮。祀以大牢。**太庚**弟。**小甲**子。**雍巳**弟。**中宗大戊**。雍巳弟。

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夕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王懼而脩德。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其家諸侯畢朝。享國七十有五年。**仲丁**。中宗子。遷囂。

**外壬**。仲丁弟。遷囂。**祖乙**。河澶甲子。遷耿。祖辛。祖乙子。巫。

與。**沃甲**。祖辛弟。祖丁子。祖辛子。**南庚**。沃甲子。陽甲。祖丁子。史記自。

立弟。諸弟子或以爭立。比九世亂。**盤庚**。陽甲弟。王以耿圯邢淫。復遷殷。

訓告之。作**小辛**。盤庚弟。弟。**小乙**。小辛弟。**高宗武丁**。小乙子。王宅。

夢帝賚良弼。乃旁求得說。立為相。有說命三篇。無逸曰。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

千小大。無時或怨。肆**祖庚**。高宗子。祀高宗。有雉維登。甲。祖庚弟。無逸曰。舊為小人。知小人之依。惠廩辛。祖甲。

保庶民。不敢侮鰥寡。肆享國三十有三年。**廩辛**。祖甲弟。

**庚丁**。廩辛弟。**武乙**。名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不勝。戮之。為。

革囊盛血。而仰射。日射天。敗河渭。雷震。灰。**太丁**。武乙子。**帝乙**。書稱自成湯至于。

祀。易泰歸妹。父兩取其歸妹。為象。蓋必有取也。帝長子。微子。降。賢。以母賤。不得立。少子辛。母后也。得立。是為紂。

**辛**。有材力。聞見便捷。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以天下。皆出其下。莫已若也。汰侈。好酒色。伐有蘇氏。獲妲己。

嬖之。為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為長夜之飲。厚賦稅。以實。鹿臺。廣沙丘。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醢九侯。脯。

鄂侯。囚西伯。及周東觀兵。祖伊恐。奔告。猶詫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見西伯。戡黎。箕子諫。囚以為奴。比干諫。紂怒。

日。比干自以為為聖人乎。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觀之。武王伐紂。紂焚。商亡。見泰誓。收誓。武成。諸篇。商起。

湯十九年。乙未。有天下。終紂三十三年。戊寅。三十五。十。七世。享國六百二十有九年。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股。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 周世紀 相謨附

周姬姓。虞后稷棄之後也。稷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爲帝  
嚳元妃。出之野。履帝武敏歆。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  
隘巷。馬牛過者。辟不踐。徙置之林中。會伐山林。棄渠中  
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祥而收之。因名棄  
生而岐疑。少長。好稼穡樹藝之事。堯以爲農官。以元德  
生民。封於邠。事見虞書。及詩生民。閟宮。思文諸篇。其子  
孫。世后稷。以服事有夏。及夏衰。棄稷弗務。周先公不窋  
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時序其德。不敢怠業。不  
窋子鞠。鞠子公劉。國於豳。豳俗故篤淳。公劉柔之以德。  
上下忠敬。風最淳古。見豳七月大雅。篤公劉諸篇。後十

餘世。而有古公亶父。脩后稷公劉之業。積行德義。獯鬻  
攻之事之。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乃屬父老告之曰。狄  
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有奉有主。則君也。遂去邠。踰梁  
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三年而民五倍其初。事見大雅綿皇矣諸篇。古公  
子長泰伯。次虞仲。而太姜生季子歷。賢孝。友于兄。娶太  
任。又賢。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我後世其有昌乎。故名  
昌。泰伯知古公欲傳歷。及昌者天也。遂與虞仲亡之荆。  
欲以讓季歷。古公夢歷立。是爲公季。脩行古公之道。積

德累仁而昌爲文王文王德緝熙敬止穆穆不顯以昭  
受於天詢于八虞咨于二號度於閔天諏於蔡原訪於  
莘尹重之以周召畢榮之輔億寧百神而柔和於萬民  
於是伯夷太公鬻熊膠鬲之倫咸自遠慕德而至已殷  
王紂用崇侯虎譖囚欲殺之西伯文明柔順以蒙難而  
演易於羨里故文王之聖備見於易詩書事旣解得賜  
鈇鉞專征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  
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  
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與讓

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蓋虞  
芮質成而文王蹶其興也於是伐犬戎明年伐密須伐  
耆又明年伐崇作都於豐當是時三分天下有其二而  
以服事殷不衰仲尼稱至德焉及西伯寢疾病謂世子  
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  
止也世子再拜受教年十九葬于畢世子發嗣是爲武  
王武王旣立以太公望爲師弟周公旦召公畢公之徒  
爲輔師脩文王之緒立九年殷益亂乃東觀兵於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  
命未可也乃還師又三年而紂殺王子比干囚太師箕

子微子抱樂器而奔周。太公望曰：可矣。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罪重，不可以不伐。十有三年春正月，王于征伐商，底商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羣后以師畢會。東渡河，有白魚躍入于王舟中。既渡，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師陳于商牧，紂率其旅若林，朝至于牧野，不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卒輻分，車瓦裂，甲魚鱗下。遂平殷。諸侯共尊西伯爲天子，詳具尚書武成。泰誓、牧誓、諸篇。方周師之入也，商容與殷民觀焉。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

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閭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除殘，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王既克商，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柰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耳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孽。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

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何加。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於是反商政。政由舊。視殷民如周。視殷民如子。表商容之廬。封比干之墓。祀焉。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歸項宮之女。而殷民大悅。王始入殷。訪于箕子。受洪範。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西

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於席四端。於枕。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豆觴。於戶牖。於劔弓矛。皆爲銘。儆焉。夏四月。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乃大封諸侯。先是未下車。封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胡公。媯滿於陳。以備三恪。旣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

祀封紂子武庚於殷。皆上公。爲二王後。已得炎帝之後。封于焦。乃脩輔佐功。封師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畢公高於畢。皆畱相王。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爲三監。三監者。制天子使其大夫監方伯之國。國三人者也。而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曰衛。餘畢以次受封。而姬姓之國五十有三人。事見武成。康誥。酒誥。梓材諸篇。既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貢獒。太保奭作旅獒。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至于周。日夜不寐。周公旦卽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

十年。麋鹿在牧。

事出周書。隨巢子云。夷羊怪物也。

蜚鴻滿野。

高誘曰。蠖蠖爲災。

天不享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假寐。日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維邑而後去。蓋實始營洛。居無何。王有疾。病。周公念受殷命。未有定。爲三壇同墀。以珪璧告于太王。王季文王。祈以身代。王瘳。又五年。王崩。葬于太子誦立。是爲成王。成王幼。年十有三。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立之輔。拂疑。丞以輔。王德。抗世子法於伯禽。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教王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見小戴記。文王世子。

篇三年王冠

公命祝雍作辭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

日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衮職欽若

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命伯禽出就封

而周公不之魯輔政管叔蔡叔霍叔顧監殷乃大不悅

於公為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告師尚父保奭

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乃避位于東以待察東

伯禽所封國也公居東二年非成王二年得流言所自始乃

作鴟鴞詩以詒王王疑未盡釋然亦未敢誚公是年秋

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盡拔王啓金縢穆卜乃得公武

王疾病時所代王死書乃大感親往迎公於東還輔政

天雨反風禾盡起語具書金縢詩鴟鴞九罭狼跋諸篇

於是二叔懼與武庚煽奄及淮夷徐戎以叛邦君舊人

以四國並起虞艱大欲違卜自守公作大誥東征又三

年而後定東山破斧之所為作也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蓋是時王東伐

淮夷遂踐奄遷奄君於蒲姑王來自奄大降四國民命

釋不誅東遷之洛作多方庶殷底定淮奄大同公歸自

四征政柄有屬保奭委公政而求去公畱之求助焉作

君奭公佐王正治官作立政詔王任官作周官訓官作

周禮定六官之職掌作儀禮盡吉凶軍賓嘉之儀則作

曲禮教民動作禮義威儀之節而經制大備表先世房

自史二編 卷之一

中樂爲風始。曰周南。召南。因列國山川方域。禹迹職方。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而王朝賓師友。燕兄弟。洽羣下。勞使臣。以至于興賢育士。遣將命。戍各次。其燕饗樂歌。曰小雅。王郊祀訖。受釐。會朝陳戒。又原天命祖德。作詩樂以格王正事。曰大雅。而郊廟饗祀。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神明。次爲頌。而睦頌聲興。於是時。天子德明。羣公穆和。萬品奠阜。九夷八蠻序貢于中國。而公亦且老矣。念洛於天下爲土中。欲成武王志。宅中時。又且蒞殷。議卜洛。蓋公還王室。定禮樂者六年。乃卜洛。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者是也。至是成王卽位十有四年。

矣。春二月。命太保先公相宅。攻位于洛。三月。公至洛。用牲于新邑郊社。告庶殷。侯甸男邦伯。攻洛。作多士。庶殷丕作。太保陳天命休恤以戒。作名誥。公獻卜。使從王于周。曰王其來。稱殷禮。蒞祀于新邑。十有二月。王至新邑。烝于文武。公請老明農。王命公後蒞殷。誕保文武受民。作洛誥。於是公畱後蒞殷民訓焉。而刑錯不用。又七年。作無逸。而公老於豐。病且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公薨。成王曰。公生事宗廟。沒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地也。故周公歿。成王不葬之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周公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



道咸在成王周公君臣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又以重其國也。公既沒。王命君陳尹東郊。作君陳。王在位三十七年崩。命元子釗嗣丕基。有顧命。康王誥。康王十二年。命畢公保東郊。作畢命。蓋自周公迄殷。至是歷三紀矣。王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宴然。興於禮義。圉圉空虛。四十餘年。有唐虞之風焉。崩。子瑕立。爲昭王。王不能自強於政治。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人以膠膠王舟。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子滿立。爲穆王。王初德精明。命君雅爲司徒。罔爲僕正。作君牙罔命。其後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好征伐。伐犬

戎。祭公諫。見戎狄志。已惑志於仙。惑。西人化人。寵之。築中天之臺。見異教考。好禱祠。得

驂騑駮駟之駟。御以西遊於瑤池之上。樂而忘歸。四方諸侯無所請命。賓祭於徐子者三十六國。徐子稱王。王聞。乃嘆曰。嗟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趣駕歸。還定徐。偃王走。於是王饗國百年矣。患民多僻。作呂刑以告四方。思保位爲艱。恐貽世羞。欲自儆悟。作史記。記曰。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俾戎夫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

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則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奉孤以專命者。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臣挾德而責數。以日疏。位均者爭。平林以亡。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誅。諸卿謀變。質沙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

天命矣。

無字疑誤

不知命者。弱小不恭。強大扈氏以亡。嬖子

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賞。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以亡。昔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強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危。昔有郇之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親。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郇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

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攘。疑者死。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死。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以亡。爵重祿輕。取民自成者危。昔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業刑而復者危。昔穀平之君。復戾無親。破國弗克。業刑用國。外國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

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狼而無親者亡。昔縣宗之君。狼而無親。從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續陽。強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續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宮室破國。昔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皆古君子曰。悔善之端也。肆惡之大也。

王心侈。幾失國矣。比悔而逃明。於善敗與故。斯記也。如鑄鼎象物。然而百物知備也。後可爲終古鏡鑒。悔之力。夫故書錄呂刑。美悔過也。於是乎王獲沒於祗宮。子繁扈立。爲共王。共王崩。子躋立。爲懿王。是時周道衰。詩人作刺。崩。王弟辟方立。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尊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王始下堂。見諸侯。周以益衰。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好利。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

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旣榮公爲卿士。王行滋虐。國人誦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誦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誦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  
祖峻 賁。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  
切 瞽史教誨者。又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  
 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  
 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  
 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  
 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幾何。王  
 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乃相與叛王。王出居彘。召公  
 周公。共和行國政焉。王崩于彘。二相乃尊立王世子靖  
 為天子。是為宣王。王既即位。慎徽接下。用賢使能。法文

武成康之遺風。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命秦仲誅西戎。命  
 尹吉甫伐玁狁。北至太原。命方叔征南荆。召虎征淮夷。  
 周道粲然復興。諸侯復宗周。詩人所為賦。六月采芑常  
 武者也。後稍怠。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  
 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  
 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  
 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王事唯農是務。  
 無敢求利于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  
 則有威。守則有財。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以能媚  
 於神。而和於民。  
語詳見  
土田志 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

日史一編 卷之一  
大功。匱神困民。何以求福。王弗聽。已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於是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治農于藉。後於農隙。獮於既蒸。狩於畢時。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蓋是時。王考室安。考牧富。侈心生而怠於政。庭燎作。已讒訛得行。沔水刺焉。白駒作而賢隱。黃鳥我行其野。作而風哀。王欲殺杜伯。左儒諫。請從。王不聽。卒殺杜伯。左儒死焉。其後太子晉傷之曰。自我先王

厲宣幽平。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故德貴終也。王崩。子幽王涅立。立二年。而周三川皆震。明年。竭岐山崩。三年。王伐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於王。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而譖太子。王遂廢申后。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王太子傅爲作小弁之詩。以感王。司徒鄭伯友問於史固曰。王室其弊乎。對曰。殆必弊者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融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是以先王和土。與金。木。水。火。而成百物。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五體以役心。建

九紀以立德。九職也。合十數以訓百體。夫如是。故和也。於是乎聘后於異姓。求財於羣方。擇臣於諫爭。而講以多物。以務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舉。物一不講。也。王棄是類。而剽與同。天奪之明。能無弊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為卿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用。用讒慝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也者。而戮之。府小妾生女。而棄鬻器者。收以奔袞。袞人獻於王。而嬖之。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大矣。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

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已而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求之。申不與。王伐申。申侯從繒。西戎以入寇。王崩於難。於是晉侯衛侯鄭伯共平戎。乃即奉故太子宜臼踐王位。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王命衛侯和為公。錫晉文侯命。周東徙雒邑。而以岐豐之地畀秦。秦始皇為諸侯。鄭伯掘突。武得東規鄆號十邑以益國。王以益微。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武王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秦始皇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故周之大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於是諸侯力征。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齊晉秦楚。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不軌。而亂臣賊子滋起矣。迨平王四十九年。而春秋作。又明年。王崩。嫡孫桓王林立。初。鄭武公爲王卿士。死。幽王之難。而鄭伯莊得政。已。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春秋。王不書天。不書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不書。

戰。不書敗。蓋不可道也。不道其不可道者。道其可道者。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已焉。曰。天子令而臣從。猶之君臣之義焉。是春秋之志也。王崩。子莊王佗立。初。王子克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曰。不可。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及是。欲發難。王殺黑肩。周公。王子克奔燕。王崩。子胡齊立。爲僖王。僖王崩。子間立。爲惠王。初。莊王有嬖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傅。惠王卽位。取爲國之圃。以爲囿。怨與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奉子頹以作亂。不克。奔衛。搆衛燕入王城。立子頹。王出居櫟。鄭伯與虢公胥命于弭。奉王歸于王城。殺子頹。及。



五大夫而定。而王太子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愛少子帶。甘昭欲廢太子而立之。齊桓公及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寧周也。王恚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逃歸不盟。又明年王崩。王世子鄭懼不立。不發器而告難于齊。明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王世子位定而後發器。王子帶召伊洛之戎焚王城。王討叔帶。帶奔齊。後十年召而復之。十三年鄭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之與衛。滑也不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

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邠霍。魯衛毛。邯鄲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公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於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親。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

任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禮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以親屏周。今德既衰。於是乎渝周名而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淋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已而太叔帶通於隗氏。后狄王替隗氏。叔帶以狄師伐王。天王出居于鄭。太叔以隗氏居于溫。天子無出。

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王使告難于諸侯。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於是晉文公有國矣。及秦伯帥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今爲可矣。晉侯辭秦師。先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取叔帶殺之。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勞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辭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

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  
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  
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  
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sub>大</sub>物。以賞私德。其叔  
父實應且憎之。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  
改行。叔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sub>大</sub>  
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若不然。叔父有地而  
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乃不敢請。受地而還。於是乎晉  
啓南陽。襄二十年。夏。晉文公成霸。以諸侯之師却楚。敗

楚師于城濮。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于王。王策命晉侯。  
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  
侯三辭。拜命。受策出。出入三覲。盟於踐土。諸侯朝于王  
所。已。又會諸侯於溫。使言之。王。王狩於河陽。晉侯以諸  
侯朝王。蓋是時。晉納王。王德晉甚。重晉。會溫。將朝。王狩  
而就見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既爲王  
諱。又爲晉解。春秋之忠恕也。襄王崩。傳項王。<sub>王臣</sub>匡王。<sub>王臣</sub>瑛  
而弟定王瑜立。定王時。楚子<sub>莊</sub>伐陸渾之戎。次于雒。觀  
兵於周郊。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晉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十有八年。晉侯使卻克會魯衛曹之師以伐齊。敗齊師于鞏。使鞏朔獻齊捷。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

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嚮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好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先是項王時。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訟於晉。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定王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王孫蘇奔晉。簡王時。周公楚與伯輿爭政。而奔晉。至是王叔陳生

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奔。及河。王復之。殺史  
狡說焉。不入。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  
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士匄聽之。王叔宰曰。華  
門閨竇之人。而皆陵乎上。難乎其爲上矣。瑕禽曰。昔平  
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  
盟。曰。世世無失職。華門閨竇之人。其能東底乎。且王何  
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刑放於寵。官之師旅  
不勝其富。吾能無華門閨竇乎。惟大國圖之士匄曰。天  
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  
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

王室。蓋是時。王無政。王卿士。世爭政。交訟。外聽命於霸  
國。而霸主不競。霸國之大夫。主聽斷焉。於是乎春秋患  
天下之無霸。當是時。穀洛鬪。毀王城。靈王生而有頤。甚  
神聖。無惡於諸侯。太子晉賢。早夭。而母弟貴立。是爲景  
王。景王時。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  
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  
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  
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爲。豈如弁髦。而  
因以敝之。先王居禱。杞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

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宐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媼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祿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蓋是時周人不說學

原伯魯宣言于朝魯閔子馬聞之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王子朝有寵於王王欲立之傅賓起屨實謀之未果而王崩單子旗劉子奩攻賓起殺之立王子猛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劉以王猛居于皇晉籍談荀躒納王子朝于王城是爲悼王無何崩母弟匄立爲敬王尹氏立王子朝辭于晉王出居狄泉晉侯使士彌牟景伯問周故彌牟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乃辭朝鄭伯如晉子太叔相

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之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婺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將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詩曰：瓶之罄矣，維罍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悅，乃徵會于諸侯。四年，晉知躒、趙鞅以大師納王于王城。且戍之。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奔楚。十年，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甥舅，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于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

室之憂，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昭令名，則予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東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不勤，國之福也。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敬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乎在。冬，城成周。十四年，王使人殺子朝于楚。周儋翩率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王出居姑猶。晉復納王而定。敬王崩，傳

元王。仁貞定王。介哀王。去疾而王弟叔襲弒王自立為思王。季弟嵬復弒思王自立為考王。三王皆貞定王子也。考王封其弟於河南。續周公之官職為東周君。考王崩。子威烈王午立。春秋時。晉世為霸主百數十年。據河山之固。秦楚莫能難。王室賴焉。已三家滅智氏而分晉。威烈王之世。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天下為戰國。秦益大。三晉不能有禁禦。然猶歷安王。驕顯王。安王弟扁慎靚王。定至赧王。延乃折而入于秦。

論曰。周自夏以后稷積德垂千祀。而文武乃興。革命而配天。歷三十有七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祀。始武王已西終赧王

以饗國長世之盛。終古一見也。周始分封。姬姓之國五十餘。後子孫各以父王父所自出。字若官。若謚。若所居為氏。至不可勝紀。蓋漢興九十餘載。武帝復脩周子南君之封。比列侯。奉其先祭祀。

周后妃內紀

太史公言。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革。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



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惟周自后穆母姜嫄厥德不回。以昭受上帝。上帝依焉。實始生周。古公妃太姜。貞順率道。廣於德教。遷岐胥宇。皆與謀焉。蓋世有不德。至太任益聖。太任者。摯任氏之中女也。爲公季元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故人生而肖萬物者。皆母妊子時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以肖而化也。太

任可謂知肖化矣。及文王娶有莘氏之女。曰太姒。仁明順道。思媚於姜任。文王之爲西伯也。文母治內。進窈窕。思賢淑。以廣胤嗣。關雎作。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居內而能念臣下之勤勞。咨嗟詠歎。風王於禮。賢審官。葛覃卷耳賦焉。而武王有亂。臣十人。邑姜與在。則師尚父女也。其後乃有宣王后宣姜。宣姜有賢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王嘗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后出。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傅母通言曰。妾實不德。使王失禮。而晏朝。天下見以爲王之樂色而忘於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

國史綱目 卷之一  
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起。當伏其辜。敢請。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增脩於政。成中興之名。

論曰。懿哉周王。壺內之化也。本之躬行。漸自南國。而流被乎方夏。蓋夏殷未有也。故思齊大明。雅歌之不衰。孔子歎關雎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洋洋乎盈耳。蓋歆之也。他日訓其子曰。不爲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嘻。可貴哉。聖人脩齊之化也。

秣陵 王其玉 校

函史上編卷之一

國史上編卷之二

周列國志

盱郡鄧元錫纂

魯 魯公伯禽者。周文公元子也。公文王次子。生而仁孝篤敬。異於羣子。及武王卽位。公輔武王成武功。武王崩。就成王于德。及三監叛。淮夷徐戎並興。公輔王東征。魯公誓師于費。有費誓。王嘉魯公功。錫山川土田附庸焉。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沒以爲周公主。故史稱封康叔伯禽於魯。衛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魯公將就封。周公戒之曰。行矣。慎無以有國。

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相今王。親又稱叔父。於天下不輕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於是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於千百人之中。如此乎其難也。吾常恐失天下之賢人。爾慎無以國驕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土地廣大。守之以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人衆兵彊。守之以畏。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博聞強記。守之以約。夫是皆謙德也。汝必勉之。其訓以親親。賢賢。敬故容衆。見魯論。魯公既受封。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故遲。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

疾也。曰。吾從其俗。簡其禮。周公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於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然齊後世。其必有篡弑之臣矣。善哉。覘國乎。於政而知其胙。蓋見者微也。故魯俗漸於周公。魯公之化。尚禮教。崇信義。有先王遺風。國用久存。孔子歎焉。魯公傳七世而爲魯武公。當周宣王時。入朝。王愛其少子戲。欲立爲魯世子。樊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順也。今天子建諸侯而立少。是教之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將王命有壅而行誅。是自誅王命也。誅之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

王弗聽。卒立戲爲魯世子。卽懿公也。後果爲兄子伯御所弑。王殺伯御。問所立。仲山甫曰。其稱乎。王曰。何故。對曰。稱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是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曰孝公。故詩稱樊穆仲補袞之闕。此見之矣。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惠公元妃孟子卒無子。繼室以聲子。生子息姑。已室宋女。生少子允。欲立之。未果。惠公卒。息姑賢而長。立爲隱公。入春秋。公觀魚于棠。公子彊諫曰。彊。臧僖伯。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

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彊稱疾不從。及卒。公傷之曰。曩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初。衛州吁弑其君。介宋公求寵於諸侯。且伐鄭。宋人來乞師。公辭之。公子翬請以師會。公不可。固請

而行。經曰：翬帥師，疾之也。志擅兵也。已而翬請殺公子允，以除偏。且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使營蒐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子允，而弑之。寫氏子允立為桓公。桓既以篡奪得國，而是時宋華督亦弑其君與夷，求納賂焉。於是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紘紜，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鑾和鈴，昭其聲也。三辰

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莫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昭違亂之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三年秋，翬如齊，逆女。齊侯傳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灤。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

瀆也。謂之有禮。禮。父母沒。女子子。不歸寧。坊其瀆也。易此。必敗。不聽。齊侯通於姜氏。公謫之。恚。以告。夏。齊侯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遂賊公。公夢于車。齊殺彭生。以爲說。子同立。爲莊公。莊元年。春。夫人如齊。經書曰。夫人孫于齊。不稱氏。絕屬也。婚媾之禮。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爲先祖後妻著姓。以其夫屬也。姜從淫主。弒。得罪於宗廟先君。是絕屬也。父之所絕。子不得而復屬。是以義斷者也。而母子之屬。天性也。不可解。諱奔曰孫。厥稱曰夫人。以是爲通恩。然恩不勝義。故絕屬而大歸。爲得禮矣。則知文姜孫。不可以復入。莊義斷。不可以

復屬。生以其私養。可也。復而正位宮闈。不可也。沒以其私葬。可也。夢而大葬廟祔。不可也。而載驅倚嗟之辱。絕於萌矣。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此春秋之義也。故莊之不能閑其母也。以孫而復焉。絕而屬焉。故也。說者曰。莊公哀痛以事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不絕之於父。正名之爲母。車馬僕從。又何可得制也。故去氏絕屬。是聖者權也。其後姜歲與齊侯會。會益數。詩南山所爲刺也。而春秋會必書至。公會齊侯狩。書齊人。甚之也。已而齊弒其君諸兒。而文姜夢葬以

自史一編 卷之二  
小君。故魯之世有女禍也。自桓莊文姜始也。初文姜欲魯厚於齊。命公曰。必娶齊女。而齊女待年不及笄。蓋公生三十有五年矣。始如齊納幣。非禮也。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明年春。刻其桷。以將納夫人。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不聽。夏公如齊逆女。而夫人姜氏入。爲哀姜。公命大夫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不聽。初公有庶弟三人。長慶父。次

叔牙。次季友。而公以文姜命。取哀姜。年不適。無子。而與慶父通。娣叔姜生子開。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說孟姚。許立爲夫人。割臂與盟。生子般。長矣。公有疾。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材。問季友。季友曰。父子相繼。禮之大節也。不則啓亂。臣以死奉般。公患叔牙。季子使以君命酖叔牙而殺之。公夢子般立。慶父使圉人賊之于黨氏。季子奔陳。子開立。爲閔公。請季友於齊。季子來歸。已慶父卒。弒閔公。季友奉莊公子申如邾。慶父奔莒。季子奉公子申入。立之。爲僖公。請慶父于莒。縊殺之。哀姜以與亂。故孫於邾。齊桓公名而殺之。以尸歸。使高子來盟。時魯亂。



高子將南陽之甲以至。立僖公而平魯。魯人賴之。後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而慶父有後於魯。曰：孟氏。叔牙後曰：叔孫氏。成季賢。以有功。世得政於魯。爲季氏。魯於是乎有三家。亦曰：三桓。謂桓公所自出也。僖公時。齊桓公霸。公數往與會盟。二十有一年。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成風。公生母。須句出也。言於公曰：崇明祀。休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封須句。是崇太皞之祀。而脩禮紓禍也。公伐邾。取須句。明年。邾來伐。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逢蠱。蠱有毒。况國乎。弗聽。及邾人戰于升陘。敗績。獲公胄。懸諸魚門。自齊桓公歿。楚爭霸。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孝公思繼霸。討二盟。來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

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師乃還。而公子遂復如楚乞師。莊公子東門襄仲以伐齊。取穀。時衛睦於楚。晉伐衛。遣公子買戍之。楚救衛。懼晉責。殺公子買。說焉。而說楚人。以不卒戍爲解。蓋徠甚矣。當僖公時。頗能遵周公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脩牧圻之政。國以富實。脩泮宮教焉。魯於是乎有頌。慶子文公興立。二年。祫于太廟。躋僖公。僖兄閔弟。故躋。君子以爲失禮。夫禮無不順。

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乎。僖當閔世。實爲臣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居子與臣之節。而躋之可乎。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姊親而先姑也。故以爲逆祀。文公元妃齊女。曰出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東門襄仲屬倭於遂。欲立之。文公夢。遂如齊以請。齊惠公繼亂故。新立。欲親魯。許之。遂還。遂殺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經書子卒。諱也。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嗚呼。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經書曰。夫

人姜氏歸于齊歸大歸也不書孫不絕屬嫌若以罪行者然書歸明之國人謂之哀姜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以夫人至自齊卽穆姜也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齊侯會公于平州以定公公子遂如齊拜成立非正故也已莒太子僕弑其君以寶玉來奔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孫行父子文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行父使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

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於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究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公莫能難於是公室卑而季氏得政宣公德公子遂之立之也任其子歸父與之謀欲去三桓遣歸父聘於晉而夢季孫行父宣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

後之人何罪。不聽遂逐東門氏歸父還自晉。至笙壇帷而復命。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公子黑肱立。是爲成公。成公時。晉主夏盟。公如晉。晉侯不禮焉。公欲叛晉卽楚。季孫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力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楚雖大。非吾族也。公乃止。時叔孫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國。公如晉。將行。穆姜請去季孟。公以晉難辭。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儆備而後行。僑如譖公于晉。卻犢且賂焉。公至晉。晉侯不見公。還。又往。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如初。公又申

守而行。僑如譖季孫行父于晉。請執之。而斃孟孫蔑。晉執行父于茗丘。公還待于鄆。使公孫嬰齊宣公弟叔助子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惠徼周公之福。使得事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後治之。何及。卻犢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獲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於是晉卻犇及季孫行父盟于扈。而遣之。僑如出奔齊。季文子召其弟豹於齊而立之。刺公子偃。徙穆姜於東宮。而季氏益專。公夢子襄。公午立。生四年矣。歲奔命于晉。九年。如晉。悼公命之冠。冠于衛成宮。已。晉楚爲宋之盟。許以其從。交相見也。公朝于楚楚。子昭卒。公會葬。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書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文子子武子以自封。使公冶問公。追而與之書。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問公治。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先是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孫宿以公姑姊妻之。其從者皆有賜。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孫紇曰。必詰盜。紇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臧。紇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

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刑罰加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孫莫能難。已逐臧氏。紇奔邾。襄公夢子野卒於毀。立敬歸。姊齊歸之子公子稠。是爲昭公。叔孫豹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弟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季孫不聽。卒立之比。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以是知其不能終。

也。元年。叔孫豹穆會諸侯于虢。而季孫宿伐莒。取鄆。於是莒人告於會。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矣。請戮其使。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請。弗與。梁其蹏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豹穆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旤之也。何衛之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鮒請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又可戮乎。乃爲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盍免之。以勸事君。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天御。季孫勞。

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大謂曾阜曰。魯以相忍爲國。久矣。忍其外。不忍其內。何居。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能惡鬻乎。阜入謂叔孫。叔孫指楹曰。雖惡。是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舊有三軍。後削弱。二軍而已。襄公時。季孫宿欲一卿。主一軍之賦。益中軍爲三軍。以爲名。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是復毀中軍。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盡征之。而貢于公。而魯公無民。當是時。晉趙文子卒。公室卑。韓宣子爲政。懦六卿爭於賂。魯不堪。晉求讒。慝滋多。昭十年。公會諸侯於平丘。且盟。用邾人莒人訴辭。

公不與盟。十五年冬。公如晉。見止。而季孫意如。季悼子。紇子。季平子。叔孫舍。穆叔子。昭子。一作媯。皆見執。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齊於是乎知禮。夫人齊歸。夢大蒐于比蒲。晉士之送葬者。歸以告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

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是時季孫專與諸大夫多怨季公若其庶叔父也亦怨之獻弓於公子務人為公與射於郊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皆公庶子也公果公賁以告公公以謂臧孫昭伯臧孫以難告謂郈孫昭伯郈孫以可勸謂子家襄仲孫歸父子懿伯子家羈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所乃館于公於是公伐季氏入之意如登臺而請曰

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畜也畜而弗治將蘊蘊畜民將生心生心則同仇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孫何忌懿子時叔孫舍如闕昭子叔孫氏之司馬駿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駿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逐之奔而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外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為



劫君者。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于齊。次于揚州。齊侯唁公于平陰。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將率諸從者以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

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明年春。齊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叔孫舍子昭自闕歸。見季孫意如。意如稽顙曰。子若我何。叔孫曰。人誰不歿。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意如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歿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歸意如有異志。於是齊於其寢。使宗祝祈歿。後七日卒。於是乎內外不通。又明年。宋衛謀納公。請于晉。趙獻子取貨於季孫。辭以難復。又明年。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誰矜之。

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卽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二十有九年公自晉反居于鄆冬鄆潰不能外內也公如晉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趙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使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

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歿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歿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於是季孫從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忍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歿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退而語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脇

公不得歸。初，公子公衍、先生務人母誣告公，得易位為兄。及是，公思魯曰：「務人為禍也。」乃黜之。以公衍為太子。三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夢於乾侯，書傷失所也。季孫使叔孫不敢子成逆，公喪於乾侯。且曰：「子家子，亟言於君，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夢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敢告。對曰：「若君立，則

有卿士大夫，若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遂去之。明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公子宋立，是為定公。季孫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春秋定元年，春，王無正月，定無正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故無正也。若曰：「不正其即位也。」爾故定哀之間多微辭。主人習其辭而問其傳，未知已之有罪焉。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子出其君而民服，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莫而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

五行體有左右。人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魯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昔成季友。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旣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文子武子。增其業不廢。魯文公夢。而東門遂殺適立庶。於是乎政在季氏。今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能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自季孫專國。陪臣效尤。而南蒯實首以費畔。曰。吾以張公室也。意如卒。陽虎欲以璠與斂。

仲梁懷曰。弗可。改步改王。而季孫斯嗣。桓子桓公山不狃。與陽虎比。而囚季孫。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其後季寤公鉏極。與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而已。更孟氏。禘于僖公。正僖閔位。順祀以爲名。祈焉。將享季孫于蒲圃。而殺之。不克。戰于國都。矢著于莊門。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入于謹陽關。以叛。出奔齊。已奔晉。亂甚矣。經不書。書盜竊寶玉大弓。曰。是盜而已矣。盜竊重器。誰之爲也。先其本而已矣。虎南蒯犯。弗擾。未始

不以張公室爲口實。春秋奪之而不予。微之而不著。以貴治賤。不以賤治貴。以賢治不肖。不以不肖治賢。故曰。是盜而已矣。於是季孫斯思難。言於定公。舉孔子爲司寇。攝國政。魯以大治。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犁鉏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用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慙。謝將饗公。孔子謂梁丘據曰。旣成禮矣。而又饗之。是勤執事也。且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饗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饗。於是齊侯自慙。失義來歸。魯鄆。謹陰之田。時孔子行乎季孫。季孫不遠。乃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過制。請損之。於是命墮三都。叔孫州仇武叔帥師墮郈。季孫斯桓子仲孫何忌懿子帥師墮費。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公。入季氏之宮。登臺焉。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不狃奔齊。公斂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陽不知。我不墮。伐之。不克。無何。齊歸女樂。

以沮孔子。季孫斯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公夢子哀。公  
蔣立。立十二年。而冉有用於魯。有功。魯人思孔子。迎之。  
衛。孔子反于魯。十六年。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  
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在位。嘽嘽予在疚。嗚呼。哀哉。尼  
父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生不能用。沒而誄之。非禮  
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  
已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三桓攻公。公孫于衛。已如邾。  
遂如越。國人迎公以歸。居於有山氏。子悼公立。三家如  
君。而君昇於三桓之家。悼公夢子元公嘉立。元公夢子  
繆公顯。一作不衍立繆公賢。以公儀休爲政。子柳子思爲臣。

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國稍康  
然。終弱甚。不復振也。至曾孫平公。用樂克爲政。以克言。  
欲往見孟子。然竟沮。又三傳至頃公。乃爲楚所滅。魯起  
周公至頃公。凡三十有四世。

論曰。昔尼父於魯。數數然矣。曰。吾其東周。又歎其一變  
至道。至觀于杞宋。傷夏商無徵。曰。舍魯何適。重之矣。及  
太史公次魯世家。歎之曰。何其亂也。其揖讓之禮。則從  
矣。而行事何其戾也。蓋孔子志周公。寤寐六典之行。又  
世魯人。於是乎本魯史作春秋。假周公之後。而寄之禮。  
重魯者。重周公也。

衛○衛姬姓侯爵。自武王平殷，封弟康叔於殷，以靖殷。作康誥、酒誥，歷十世爲武公和，德稱睿聖。入相王有功。風淇澳，雅抑初筵作焉。子莊公揚，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不答於公，以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者也。又娶于陳，曰厲妃，生孝伯，早卒。弟戴嬖，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能而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

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已州吁弑桓公，戴嬖歸于齊。莊姜賦燕燕送焉。賦日月終風，悼焉。而州吁請宋釋憾于鄭，將宋魯陳蔡之師以伐鄭。衛人所爲賦，擊鼓者也。隱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未聞以亂治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已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

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碚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以大義滅親。且在微能諫。卽變知通。入老而螫起。而鷹從。石子其猶龍乎。碚。靖伯孫。於是衛人立晉。曰。宣公。宣公烝於夷姜。生子伋。爲之娶於齊。而美自取之。生壽。及朔。夷姜縊。詩人賦。匏有苦葉。賦新臺者也。宣姜與朔搆子伋。公使諸齊。使

盜待諸竟而殺之。壽子以告。使之行。伋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將行。壽子飲之酒。而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又殺之。詩二子乘舟之所爲賦也。宣公卒。衛侯朔立。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朔之立也。立公子黔牟。朔奔齊。齊襄率諸侯納衛朔于衛。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殺左右公子。黔牟奔周。朔何以名。絕也。曷爲絕之。犯王命也。而二公子之立。黔牟亦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曰。本枝百世。謂此也。自衛莊宣淫。溺女成俗。耻心亡。而淇沫上官之間。風潰



放決鷄奔桑中作焉。迨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淫於樂，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位，余焉能戰，是以甚敗。狄遂滅衛。衛思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得立，出奔周者也。其一曰昭伯，昭伯已前卒，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齊桓公霸，率諸侯伐翟，為衛城楚丘。文公當滅亡後，輕賦平罪，身自勞，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與百姓同苦，以收衛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定之方中，干旄所為賦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十

八年，邢狄伐衛，文公朝，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有眾，眾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懼而退。其後齊桓公夢宋襄公以曹衛邾之師伐齊，殺武孟，無立孝公。邢人狄人伐衛，以救齊，衛遣禮至，以昆弟仕焉。從邢子巡，城掖，以投城外，而殺之，因滅邢。諸侯不生名。春秋書衛侯燬滅邢，滅同姓也。董子曰：滅同姓名，為其背本祖而忘先也。末年，晉文公以公子出亡，過衛，衛不禮焉。既得國，伐衛，而文公夢矣。子成公鄭出奔楚，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元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已，晉人復衛侯，甯武子俞與衛人盟于

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入。叔武方沐。聞君至。喜。捉髮而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元咺奔晉。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爲坐。訟不勝。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于京師。寘諸深室。甯俞職納橐餽焉。晉人使醫衍醜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醜。得不死。魯僖公爲之請。乃釋。

衛侯衛侯再出而終有衛國。武子之力也。孔子歎之以其愚爲不可及焉。秋衛殺其大夫元咺。成公夢傅穆公邀定公。臧獻公衍立。衍定公庶子也。無道戒孫林父甯殖食。服而朝。日盱不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并帑於戚而入。伐公。公奔齊。及境使宗祝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鄉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予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予。三罪也。告亡而已。毋告無罪。孫林父甯殖乃立定公。弟剽爲君。曰殤公。後十二年。衛獻公使與甯喜言。

求復喜曰。必子鮮在。使公子鮮。子鮮。獻公之母弟。鮒也。子鮮不可。敬妣命之曰。君無信。懼不免也。強之。乃許。以公命。命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喜殺其君。剽而攻孫氏。衛侯衍復歸于衛。孫林父以戚入于晉。晉人率諸侯以伐衛。執衛侯。已而歸之。明年。衛侯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鮒實使之。遂出奔。止之不可。託於木門。終身不鄉衛國而坐。亦終身不仕。穀梁曰。子鮮急納其兄。而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也。乃織絢邯鄲。其去也。有合乎春秋初太叔文子聞衛難。曰。

嗚呼。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而弗定。必不免矣。獻公卒。傳襄公。靈公。而衛有蒯聵輒之亂。靈公多外嬖。夫人南子淫於內。世子蒯聵出奔。公命公子郢。後對曰。郢也。不足以辱社稷。有亡人之子。輒在。公夢。輒立。曰。出公。晉趙簡子納故太子蒯聵于戚。孔惺開之。得立。爲莊公。已逐惺。盡去衛之故從政者。而背晉。於是趙鞅圍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後復入。暴爲國人所弑。

而復入出公。衛益衰不振。至戰國。自貶號曰君。比秦而滅。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或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齊 齊姜姓。侯爵。炎帝之裔也。有虞時。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姜氏。國于呂。逮商末而微。呂尚德賢聖。仰給于屠釣以老。困甚。聞西伯善養老。行歸之。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彪。非虎非罷。霸王之師。於是西伯出。遇尚於渭之陽。異其氣貌。且老矣。與語。大說之。

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武王卽位。師尊之。號曰師尚父。王伐商。皆太公本謀。故其詩曰。惟師尚父。惟時鷹揚。亮彼武王。變伐大商。會朝清明。以佐命功。封於營丘。國曰齊。公就國。旅宿逆旅之人相語曰。客寢甚安。非就國者。公聞之。攬衣宵行。質明而至。因其俗。簡其禮。建國本。齊以大治。而人民多歸齊。子丁公伋見顧命。後十二世爲僖公。入春秋。與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蓋其信也。襄公諸兒淫。無道。殺魯桓公。通其夫人。誅殺數不當。國亂。亂將作。鮑叔牙奉次弟公子小白出。

奔莒及無知弑襄公。召忽管仲奉少弟糾出奔魯。已齊人殺無知。大夫高傒陰使人召小白於莒。而魯人亦以兵納糾。小白先入得立爲桓公。桓公旣得國。使鮑叔爲宰。辭曰。君惠加于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必若治國家。則非臣之所任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于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人請于魯曰。子糾兄弟。弗忍誅

也。請裁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焉。不然。將圍魯。魯殺子糾。及召忽。獨囚管仲。以來。使鮑叔牙迓受於堂阜。脫桎梏焉。公親迎之郊。禮饗之廟。而問政。管仲對曰。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爲民紀。而謹用其殺生貴賤。貧富之六柄焉。公問何謂也。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龐。其事易。故聖王之處士也。使就燕閒。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燕閒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聚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其斷制。且暮從事。器尚完利。以飾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令夫商羣聚而州處。察其四時。觀豐凶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暮從事。以飾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羣聚而州處。察四時。具備其用。器耒耜耨芟。及寒擊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均種。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脫衣就功。茅蒲襪襪。沾體塗足。

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且暮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士則多賢。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立三官之臣。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善。寡人欲脩政。以干時于天下。其可乎。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對曰。始於愛民。公脩公族。

家脩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親矣赦舊罪脩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善民富以親則可使之乎對曰舉財長工以正民用陳力尚賢以觀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公曰善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公曰安國若何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寬征役而敬百姓遂脩舊法擇其善者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寬征役而敬百姓公曰國安

矣可乎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善於是作內政寄軍令焉制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

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高國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夫是故。民皆勉於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若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若爲善於家。是故士不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有終歲之議。



皆有終身之功。公曰：伍鄙若何？對曰：相地而裒，征則民不移，政不遺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壠，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蓋管仲相三日而定政，三月而論百官，乃言曰：於今之臣，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辟土，聚粟衆多，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鼓之而三軍之士不旋踵，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

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於是祿賢能，均力政，其下令如泉源，務順人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而國人大說，重聘幣，親諸侯，反四鄰之侵地，乃脩封疆，南至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鄗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先征之，而霸功立。二年，伐譚，譚子奔莒，譚無禮也。四年，滅遂，會北杏。平宋亂，遂不至也。五年，會魯侯于柯，將盟，魯人曹劌登，劫盟，曰：願反汶陽之田。管子顧公曰：許諾已盟，而悔之，管仲曰：旣已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失天下之諸侯，不可。故要盟可

犯而桓公不欺。桓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已宋背北杏之盟。公請于王。王命單伯會師以伐宋。會于鄆。宋服也。明年復會鄆。齊始霸也。鄭侵宋。桓公以宋衛伐鄭。會宋陳衛鄭許滑滕諸侯同盟于幽。鄭成也。書同盟志同欲也。穀梁子曰。同尊周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愛民也。當是時。王室多故。四夷交侵。燕有戎患。邢衛有狄患。楚僭王猾夏。江漢宋鄭之間。無慮多楚患。於是山戎伐燕。齊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俾燕脩王貢。而還燕。伯送桓。

公遂至于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於是割燕君所至地以畀燕。而諸侯益附。魯莊公夢夫人慶父淫于內。子般卒。閔公弑。魯於是乎曠年無君。桓公遣仲孫湫如魯。省魯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去之柰何。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姑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傾。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公曰。善。於是召哀姜而斃之。遣高子如魯。泣盟。定僖公而還。狄伐邢。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

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遂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逐狄人，具器用。城夷儀而遷之，師無私焉。已狄滅衛，公救衛，爲衛城楚丘，立衛文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焉。歸衛侯乘馬祭服，牛羊豕雞狗皆三百。歸衛夫人魚軒重錦。衛人所爲賦木瓜者也。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桓公會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穆曹伯昭以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

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楚未有服，辭師進次于徑。楚子使屈完如師，楚服已。師退次于召陵。桓公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公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而楚平。王世子之母死。惠后生叔帶。嬖欲立之。桓公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鄭伯逃歸不盟。公伐鄭。楚人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明年復伐鄭。管仲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公乃脩禮於諸侯。鄭子華聽命于齊。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臣以鄭爲內臣。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其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

也。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會而列姦。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旣爲太子。而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公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而鄭伯乞盟。惠王崩。王世子以太叔之難告。桓公會宋公。魯侯。衛侯。許男。曹伯於葵丘。盟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胙。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

國史一編 卷之二  
三十四  
級無下拜。齊侯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爲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已。王子帶與戎翟謀周。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貳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曰：督不忘，毋逆朕命。仲固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于熊山。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西伐攘白翟之地，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熊耳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嗟！仲父之力也。管子既任政於齊，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

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葵丘之會。宰周公蒞盟。還。遇晉侯。獻晉侯後於盟而懼。宰周公曰：君無患焉。夫齊侯好惠務施而不務其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惠難徧也。不徧

不報卒于怨讐。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勤焉。明年楚伐徐。桓公合諸侯以救徐。伐厲不克。救會諸侯于淮而還。東略也。迨季年。管子疾。公問焉。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子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孰其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其不能以國寧。何也。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屈。賓胥無之爲人。好善而不能以國屈。甯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

盈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其隰朋乎。公出。仲喟然嘆曰。天之生朋。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存哉。是歲。管仲隰朋皆卒。豎刀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始桓公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子十餘。莫適立。公薨。五公子相攻。爭立。尸蟲出于戶。莫爲棺。後六十七日。無詭立。乃棺立。三月。弒宋納太子昭爲孝公。孝公立。桓公乃葬。孝公卒。公子潘殺孝公子而自立。曰昭公。昭公卒。弟商人弒昭公子舍而自立。曰懿公。懿公驕。好兵。伐魯。伐曹。民不附。虐邴歆閻職而近之。爲所弒。齊人立公子元。曰惠公。無詭。孝昭懿惠皆桓公子。然皆立于

亂齊以失霸。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是時晉主夏盟。數世矣。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頃公惟婦人而觀之。卻子嬖。登婦人笑于房。卻子怒。誓必報。會齊伐魯北鄙。敗衛師于新築。衛孫桓子。魯臧孫。皆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克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於是卻克將中軍。會魯衛伐齊。陳于鞍。邴夏御頃公。逢丑父爲右。公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遂敗績。逐之。逢丑父與公易位。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而免。韓厥獻丑父。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殺之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免之。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頃公使賓媚人賂以紀。靡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卻克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之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

也乎。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濟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乃許之。於是齊反魯衛之侵地。服于晉。頃公歸。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國忘敗焉。公卒。子靈公環立。貳於晉。晉荀偃伐齊。靈

公登巫山以望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靈公畏其衆也。走鄆棠。太子光與郭榮叩馬諫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不聽。太子抽劍斷鞅乃止。初。靈公既立太子。已嬖子牙。立之。遂東。太子光。靈公疾。崔杼迎太子光而立之。爲莊公。殺子牙。莊公暴。伐衛。遂伐晉。上太行。入孟門。取晉朝歌。又驟淫于崔氏。爲崔杼所弑。立公異母弟杵臼而相之。曰景公。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



既書乃還已崔杼以慶封滅其家而縊而慶封專齊齊大夫頌其逐之景公庸奢好聚斂然時能聽用晏子嬰之言嬰卒而陳氏得政於是景公立五十有八年老矣惡言嗣事有嬖妾賤無行生子荼欲立之憚發之口諸大夫請立太子輒言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及疾病乃以荼屬國夏惠子昭而立之盡逐羣公子景公薨陳乞鮑牧立公子陽生爲悼公殺孺子荼及國夏高張奔莒已吳伐齊國人弒悼公以說吳而陳恒弒簡公後三傳而田氏遂卒有齊國

論曰昔太史公適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

三千里乃其民闊達多匿知曰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爲諸侯會盟主稱伯不亦宜乎孔子贊管仲曰微仲吾其被髮左衽蓋許之也獨嘗譏其器小乃王心則天而道矣

○宋 宋微子啓之後也微子殷王帝乙元子紂庶長兄有聖德箕子請立之王不聽而紂立爲淫虐不道箕子謂微子曰王子我舊云覆斲子子必去之王子不出國且傾而微子去之周語見尚書微子篇周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於殷武庚以叛誅命微子爲上公脩殷禮奉其先祀事傳世至宣公入春秋宣公讓國於其弟和是爲穆

公穆公且歿。召大司馬孔父謂之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問與夷，何其辭以對？請必奉之。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負先君之舉。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使公子馮出居鄭，而卒。殤公立，伐鄭以馮故。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爲宰華督所弑。於是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曰：莊公、莊公卒，子閔公捷立。宋大水，魯遣使來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魯臧孫辰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淳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

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明年，宋南宮萬弑閔公。公子御說立，曰：桓公。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請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不順，乃立襄公。襄公立，使子魚爲左師以聽政。故魚氏世爲宋左師。時齊桓公夢宋襄公欲合諸侯以繼霸，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則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

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  
霸。不亦難乎。不聽。已而爲曹南之會。求諸侯。曹不禮焉。  
公圍曹。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其若之  
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不聽。十二年爲鹿上之  
盟。求諸侯。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  
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公與楚期。以乘車之會。  
子魚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  
曰。吾與之約矣。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

會。往。楚人果伏戎車。執宋公以伐宋。襄公謂子魚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子魚  
曰。諾。歸。設守。楚使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曰。吾賴社稷神靈。國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  
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走之衛。子魚迎宋公以  
歸。公猶不悛。子魚退。太息曰。禍猶未艾。未足以懲君。公  
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子魚固諫曰。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人  
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  
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

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襄公違子魚言。以卒困於楚。而夢子成公王臣立。君子曰。宋襄。霸之反也。彼其人。憤烈似義。復言似信。小不忍。似

仁。而施之。不當爲悖也。成公卒。子昭公杵臼立。昭公欲盡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君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君若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樂豫舍司馬。而讓公子邛。六卿乃和。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七十而上。畢饋貽也。時加羞焉。無日不數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而下。無不恤也。昭公田于孟諸。國人奉公子鮑以因襄夫人而

弑之。鮑立曰：文公昭公子，因戴桓莊之族以作亂，殺之。使樂舉爲司寇，以靖國。楚伐宋，宋僊甚，賴華元以情告。子反而平。語具楚事中。文公夢始厚葬，用殉，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矣。臣治煩去惑者也。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共公固立，共公夢平公成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我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出奔晉。左師將止之，魚府謂左師曰：右師反，必討。討，是無桓族也。魚石曰：六官皆桓族，右師反，雖許之，討。

必不敢。且右師多大功，國人與之，如不反，吾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雖亡，必偏自往止。右師於河上，右師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蕩澤。魚石及五卿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自止之，又不可，則決睢，溢閉門而登陴。五大夫遂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共公夢，子平公成立。楚子共鄭伯成納宋魚石，會伐宋。華元如晉告急，晉欒黶會衛曹芻、邾滕、薛爲宋討魚石，圍彭城，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伊戾爲太子，痤內師而無寵。楚

聘晉過宋。太子請野享。楚使公許之。伊戾從。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與楚客盟矣。公曰。我子也。何求。對曰。欲速使視之。信囚太子。太子縊而歿。徐聞其無罪也。烹伊戾。歷共平元景。國多難。華向桓。離交亂。羣大夫出亡。又數傳入戰國。公偃東敗齊。南敗楚。西破魏。而自王。淫于酒婦人。齊與魏楚共伐宋。曰。宋其復爲紂所爲。乃誅滅之。而三分其地。

論曰。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三世。襄公始脩仁行義。欲以求諸侯。而竟困。所謂仁者非仁。而義者非義也。天不享殷。乃宋猶列上公。有國土茲茲數百年。

豈非契成湯之遺烈邪。嗚呼盛矣。

秣陵 王其玉 校

日史一編  
卷之二  
四

函史上編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函史上編卷之三

盱郡鄧元錫纂

周列國志

晉 晉武王子叔虞封國也。武王崩。成王幼。與叔虞戲。削桐葉爲圭。以與叔。曰。以封若。史佚侍。請差日封叔。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封叔虞於唐。國河汾之東。曰晉侯。自唐叔至于穆侯。凡八世。晉穆侯娶齊女爲夫人。伐條。生太子仇。後伐千畝。生少子。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名者



命也。今嫡庶名逆。晉其亂乎。後成師封曲沃。號曲沃桓叔。曲沃大於翼。而桓叔好德。晉國衆附焉。詩人所爲賦。揚之水。椒聊者也。後六十七歲而曲沃武公伐翼。弑哀侯。代晉。武公卒。子獻公詭諸立。患桓莊之族偪。盡殺羣公子。而多智好兵。闢壤以封國。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已伐犬戎。得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最後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會晉滅耿。滅霍。滅魏。姬乃賂於外嬖。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

太子主曲沃。而使重耳夷吾。主夷與蒲。可威民而懼戎矣。晉侯曰。善。城曲沃。使太子居之。居重耳於蒲。居夷吾於屈。惟二姬之子在絳。士蔣言於太子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爲吳泰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已。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侍君膳者也。故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退見世子。世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謂廢乎。狐突請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行而安民。子其圖之。不聽。已而驪姬果深譖世子。世子進胙於公。毒而獻。公祭之地。地墳。食犬。犬斃。姬泣曰。賊由世子。公信之。遣人殺世子于曲沃。或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

心也。曰。然則盍行乎。曰。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於是獻公使寺人披伐蒲。蒲人請保。重耳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得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翟。使伐屈。夷吾奔梁。於是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而立之。病且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

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立不正，廢長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謀也，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於是里克及平鄭召重耳於翟。重耳告舅犯，舅犯偃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未固，終必槁落。父母死爲大器，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辭焉。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吾子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亡人無寶仁。

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爲利，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於是公子出見客，辭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於是秦伯以爲仁，諸大夫服其義，而夷吾以賂故得入。爲惠公。惠公許賂中大夫，旣而殺里克以爲說。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謝緩賂，還并其黨殺之。方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

羣公子。既復國。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穆姬怨之。許  
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  
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於是秦伯伐  
晉。戰于韓。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芟舍從之。秦伯辭  
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豈敢以至。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  
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子金  
且召之。飴甥教之。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曰。孤雖歸。  
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  
曰。君亾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

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器君有君。羣  
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  
晉於是乎作州兵。呂飴甥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  
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懼其親。不憚征繕  
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親。而知其罪。  
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  
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  
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  
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

德爲怨。秦必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於是復晉侯。已，惠公疾病，子圍質於秦，自秦逃歸。公卒，圍立。忌羣公子，命無從。亾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於是內外皆怨。

初，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賢士之從者五人：狐偃、趙衰、

顛頡、魏犢、

武胥臣、司空季子

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

也，非以狄爲可以成事也。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矣。戾久將底，誰能興之？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管仲沒矣，謀而無正，衰而思始，以追前言，求善以終，皆以爲然。乃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怒，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必獲土。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焉。桓公卒，國亂，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上，聞之，告姜氏。姜殺之，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

行其聞之者吾除之矣子必從之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公子曰吾不動矣姜曰不然書曰懷與安實敗名昔管敬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失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文公聞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離外之患而天未靖晉國殆將啓之有三士足以

止人而從之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毛羽齒角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之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於是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送公子于秦秦伯乃納公子于晉立之殺懷公于高粱除呂卻之偏而

晉國大定。是爲文公。蓋是時。公亡在外十九年。年六十有二矣。於是列三等賞。從亡之士曰。夫道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者。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受又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又其次矣。晉人聞之。說明年。王室有太叔帶之難。王來告難。晉文公遂定王于郊。語具世紀中。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原爲王守。不下。晉侯圍原。命具三日之糧。不降。則去之。三日。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於是歸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

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稽勸分。省用足財。舉善授能。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故舊胥藉。狐箕欒卻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良。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國以大治。四年。楚子會陳蔡鄭許之師以圍宋。公孫固來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決策功首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

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

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溱佐之。晉將中軍。即上卿執國政者。卻音隙。晉公

族以采邑為氏。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

讓於欒枝。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犇為右。卻縠卒。先

軫將中軍。限叔後封于先為先氏。晉臣佐下軍。上德也。於是晉侯

入曹。晉侯伐衛。宋使如晉師告急。齊秦未可。公患之。於

是用先軫計。使宋人賂齊秦。而藉之告楚。執曹君。分曹

衛之田以怒楚。於是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

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

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

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

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

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

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

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亾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

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

怒楚。戰而後圖之。謀主公說。乃拘宛春於宋。私許復曹衛。

而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



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師次于城濮，楚衆欲止，子玉不可，進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訟曰：原田晦晦，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

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鞮鞢鞞，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師陳于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晉師馳之，先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晉侯館穀者三日而還，楚子聞之，怒，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文公立九年而薨。子襄公驪立。秦襲鄭。滅滑。用先軫。畫子墨衰興戎。敗秦師于殽。語具秦穆事中。襄以繼霸。而陽處父盟魯侯。文公士穀及宋公陳侯鄭伯魯公孫敖盟于垂隴。實始以大夫盟諸侯。六年。蒐于夷。時先軫死。秦師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卒矣。公欲使箕鄭父先都將上軍。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

之。使狐射姑將中軍。狐偃子趙盾佐之。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處父趙成季之屬也。黨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盾於是乎得政。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必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也。殺陽處父而奔狄。狐氏後不立穆嬴日夜抱太子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曰。先君奉此子也。屬諸子。今棄之。

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之。乃背先蔑立世子以禦秦師。敗之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盾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晉侯立故也。魯侯後至。辭焉。魯公子遂會盾盟衡雍。實始以大夫主諸侯。先克奪蒯得田箕鄭父先都士穀作亂。賊先克。晉殺其大夫先都士穀及箕鄭父。威先氏而召士會於秦。實始大夫專殺生已而靈公長不君。歛厚而刑淫。趙盾士會患之。將諫。士會曰。諫而不聽。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

是則能補過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於是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而下。公嗾夫葵焉。明搏而殺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

使盡之。而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而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已。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弑之。以迎盾。盾未出山而復。成公黑臀立。文公子。靈公季父。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邾文公次妃生捷菑。晉出也。而元妃齊姜生纘。且文公卒。趙盾以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曰。貴則皆貴。然纘且也。長郤。

成子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及盾卒。郤成子爲政。以勤求諸侯。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能勤有繼。非勤何以求人。詩曰。文王旣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成公薨。子景公孺立。於是荀林父爲政。中行氏。楚伐陳。圍鄭。荀林父將中軍。以救鄭。敗于邲。而楚霸。語具楚莊事中。晉師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士渥濁。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艾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國史一編 卷之三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何以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潞子嬰兒之夫人景公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公欲伐之。諸大夫曰。不可。酆舒才。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雖才何益。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公從之。荀林父敗赤狄于

曲梁。遂滅潞。殺酆舒。以潞子嬰兒歸。穀梁子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已士武子會滅赤狄甲氏。景公請于王。以黻冕命。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禹稱善人。善人邇。則不善人遠。善人在上。國無倖民。此之謂矣。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無善人之謂也。士會如周平王室。定王享之。問殺丞。不能對。歸而講求典禮。脩晉國之法。晉數世賴焉。明年。郤獻子克聘於齊。楚頃公帷婦人而笑之。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能報。無能渡河。范武子士會召子燮而謂之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

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老，郤克爲政，伐齊，敗齊師于鞍。語具齊事中。於是晉政多門，予奪無當，諸侯多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郇瑕地沃饒而近鹽，國利民樂，不可失也。時韓獻子厥將新軍矣，公揖而入，獻子從，立于寢庭。公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惡易覲則民怨，民怨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隄之疾，不如新田。新田土厚水深，居

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之，數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於是晉遷新田，自晉攘楚成霸，而兵爭於鄭，數世矣。至是楚伐鄭，欒武子書將中軍救鄭，楚師還，晉遂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知莊子荀范文子首韓獻子厥諫曰：還師善，吾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遷而不已，又怒楚師，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於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盍從衆乎？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

者三人而已。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從衆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乃遂還邲之戰。楚熊負羈囚知罃。莊子知莊子以其族反求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莊子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使人謂已矢，盡不虞射。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還。至是，荀首佐中軍矣。歸公子穀臣與連尹之尸于楚，求智罃。楚子送之，曰：子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

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厚爲

之禮而歸之。於是晉楚始平。晉景公薨。子厲公州蒲立而侈。楚伐鄭。鄭違晉。即楚。晉侯將伐鄭。范文子熒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與師。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能也。以遺能者。若我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武子不可。於是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

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不聽。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文子子宣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䟽行首。晉楚亦唯天所授。何必楚。文子執戈而逐之。曰。童子何知。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



國史一編 卷之三  
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撤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持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公。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左右奔而三軍聚于王卒。必大敗矣。於是楚師敗績。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戎車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惟祝我使我速。

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無何卒。於是厲公乃大侈。多外嬖。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郤。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遂殺郤錡。郤犇。郤至尸諸朝。執欒書中行偃於朝。旣而舍之。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書偃殺胥童。遂弒厲公。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初。晉會諸侯于柯陵。魯成公見單襄公朝。憂晉難。及郤犇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君何患焉。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

國史一編 卷之三  
公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目體不相從。其心異矣。何以能久。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撻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直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君偏於晉。而隣於齊。齊晉有

既。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明年而晉旣作。公孫周者。晉襄公曾孫。惠伯談子也。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利必及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單襄公疾病。召其子告之曰。必善晉周。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及是。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周于京師。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子周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晉悼公旣卽位。令

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使士渥濁爲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卽賈爲司空。使脩士蒞之法。樂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族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使韓獻子厥爲政。順德勤事。會單頃公。合諸侯同盟于雞澤。謀不協也。公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

僕。悼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劔。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悼公以魏絳爲能以

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鄢陵之戰。晉呂錡射楚子。共中目。以鄭故。故鄭堅卽楚。至是楚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於是師于台谷以救宋。已伐鄭。城虎牢。鄭請成。楚公子貞帥師伐鄭。鄭用公子騑。畫又卽楚。晉會諸侯之師伐鄭。師于汜。鄭又請成。知武子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弊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將盟。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

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騑趣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韓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之。脩德息兵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

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弊更實。以犧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一年。公會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鄭請成。乃會于蕭魚。於是晉侯赦鄭囚。納斥堠。禁侵掠。悼公之有禮與信也。初。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悼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能弗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

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于外。娛羿于田。而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失人故也。昔

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和焉。及是。鄭人獻女。

樂於晉。公以鄭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於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氏於是乎有金石之樂。韓獻子老矣，知武子為政稟焉而後從事。於是六卿大和，無何卒。悼公蒐，繇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中行獻子伯游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公難其人，使其什吏察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

善，百世休和，可不務夫。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厚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悼公立十四年而薨。子平公處立。范宣子為政，士匄諸侯之幣重。欒祁譖欒氏，士鞅為之徵。宣子子子乃逐欒盈。兩會諸侯盟，以錮之。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子以入絳。宣子懼，樂王鮒曰：欒氏多怨

子在位。樂氏自外。何懼。樂氏所得唯魏氏。而可彊取也。夫克亂在權。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緣凶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使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鞅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援帶。命之驅。僕請曰。何之。鞅曰。之公。范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必死之。鞅用劔以帥卒。樂氏北。盈奔曲沃而誅。初樂氏士鞅遂之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汰虐已甚。然鷹猶可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子乎。鷹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鷹之怨。實辜。

將於是乎存。秦伯曰。善。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宣子滅樂氏。殪其黨。羊舌虎及

焉。囚叔向。樂王鮒見之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大夫老矣。乘駟而見宣子。子曰。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



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祁大夫請老。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代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爲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平十年。趙文子武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或相侵。則討。而使歸其地。諸侯是

以睦於晉。於是晉楚構難。數世矣。厭於兵。宋向戌善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起子宣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

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向戌復於子木。子木使駟謁楚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陳蔡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荀盈謂趙孟曰。楚氛其惡。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其若我何。將盟於宋西門之外。子木令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信。趙孟患之。

告叔向。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且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夏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文子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

晉楚平而楚卒先晉。夷德僭不可邇也。經先晉重晉也。

晉中國也。於是宋公平魯侯襄陳侯哀鄭伯簡許男悼

皆朝于楚。從宋盟。而春秋患天下之無霸。宋公兼享晉

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

焉。子木亦不能對。子木歸。語楚子曰。宜晉之伯也。有叔

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悼夫人食輿人之

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問

之。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不欲顯君相遺

隱語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

匡之歲也。今七十有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

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亦隱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

有六旬矣。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

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

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使助為政。辭

以老。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魯使者歸。

告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

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

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魯襄公薨。子

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見也。子產使盡壞

二

其館之垣納車馬焉。晉讓之曰：以敝邑之爲盟主，繕館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對曰：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廐庫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車馬有所，賓從有代，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

樂同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羸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乃築諸侯之館。十七年，趙孟會楚公子圍及諸侯盟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

宋子木以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懼之。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藜。雖有飢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吾不能是懼。楚不為患。及

會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晉人許之。於是

文子耄矣。耄而偷。楚得志焉。無何。文子卒。王使劉定公勞趙。孟子各

泐。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及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何以能久。文子。其中退

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

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初文子與

叔向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蓋是時。平公怠於政而好內。又厚歛。崇宮室。

諸侯之務煩。十八年。韓須如齊逆女。致少姜。少姜至而  
嬖。命之曰少齊。異之。無何卒。魯季孫宿致祿。鄭段。印。如  
晉弔。游吉送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曰。甚矣子之爲此來  
也。游吉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令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  
卿共葬事。夫人薨。士弔。大夫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  
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  
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  
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  
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

求煩不獲。子大叔告人曰。張趯知矣。其猶在君子之後

乎。不爲君諱既而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平公許之。嬰如晉

致女。而晉築虎祁之宮。諸侯畢賀。史趙曰。甚哉其相蒙

也可弔也。而又賀之。晏子從叔向宴。相與語。叔向曰。齊

氏矣。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  
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噢咻之。欲無獲  
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  
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  
道瑾相望。而女富溢尤。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  
以樂怡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  
向曰。將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而後公室從  
之。將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  
已。將又無子。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平公薨。傳昭頃而六

卿益專。主夏盟。平王室亂。而晉以法相滅。滅祁氏羊舌氏。分其邑。公室益微。當是時。楚不振。而吳強。通於上國。與晉爭諸侯。定公時。趙鞅殺邯鄲午。圍邯鄲。范中行氏相與睦。而伐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知伯荀躒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二臣始旣。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與韓魏奉公。以伐范中行氏。荀寅士吉射。校不勝。奔朝歌。復趙氏。而四卿益專。出公之世。知伯瑤專國。與趙韓魏共滅范中行氏。分其地。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反攻出公。出公奔齊。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曰。哀公。傳幽烈孝靜。凡四君。而韓魏趙滅。知氏代晉。為

諸侯

論曰。晉自文侯。王東遷焉。依至文公。又於外而踐國。戢而後動。困而時發。故譎而不驚。詳而有章。於是乎世為霸主百餘年。宗周頹焉。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而禍作。後乃六卿權並而爭。晉卒以亡。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鄭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初封鄭。百姓便愛之。為幽王司徒。王以褒姒故。治多邪。桓公憂之。用史伯言。東徙其民於維。而開號鄩十邑。已而死幽王之難。鄭人立其子掘突。曰武公。公為王司徒。善於其職。

好賢樂善。詩人所爲賦。緇衣者也。娶於申。曰武姜。生太子寤生。弗愛。愛少子叔段。欲立爲太子。公弗聽。武公卒。莊公寤生立。爲請制。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伍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請更之。公曰。夫人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貳爲己邑。至于廩延。公子呂曰。厚將得衆。且奈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已。太叔將襲鄭。

夫人啓之。公曰。可矣。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段。段奔鄆。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鄭志也。且譏失教。鄭伯遂寘武姜于城。賴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居久之。賴考叔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大隧。逆姜出。賦而融泄也。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



謂乎。莊公性果忍善兵。又明於時與權。既克許。則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餽其口於四方。况能又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既敗王師于繻葛。王傷于師。則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吾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逆惡不遂。以能犯大難。而竟免其身。莊公卒。子昭公忽立。宋人欲立雍姑之子突。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仲乃立厲公。突而昭公出奔衛。已厲公患祭仲專。使其壻雍糾賊之。祭仲殺雍糾。公奔櫟。昭公復入。立為

高渠彌所弑。公子亶立。亶為齊所殺。子儀立。而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迎厲公復入。而公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曰。必無貳。社稷有主。而外其心。何貳如之。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召君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濟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縊而死。厲公立。四歲。亶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而卒。歷文。捷穆。蘭靈。夷襄。堅悼。瀆成。論之世。鄭內多亂。晉楚爭成。國無日不受師。幾不能自存。語具晉楚事中。及公子駢弑。僖公。顛

子嘉立。曰簡公。簡公在位久。子展子西為政。已屬國於  
子產。子產維國以禮。字民以惠。以君子之道輔之而安。  
又國多君子。鄭以久存。至戰國時。乃為韓所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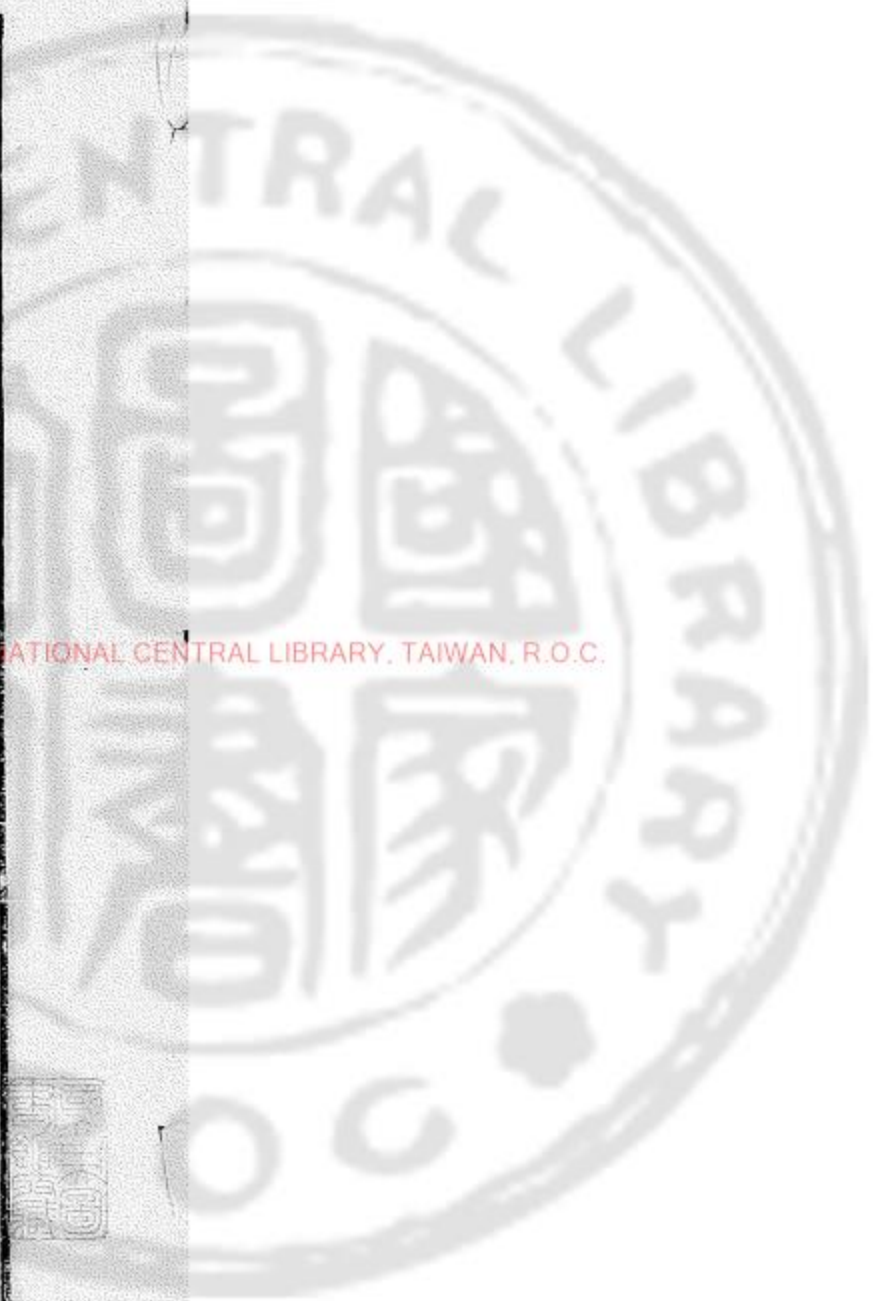
函史上編卷之三

函史卜編卷之四

肝郡鄧元錫纂

周列國志

楚 吳 越 楚芊氏其先重黎之後也帝嚳命曰祝融夏后時嘗為侯伯文王時鬻熊為文王師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得熊繹而封之楚居丹陽今荊州枝江夷王時王室衰而楚子熊渠者甚得江漢間民和自以戀夷也不與於中國之號謚乃並立其三子為王至蚡冒大倨自立為武王傳子熊貲文始都郢伐申伐蔡憑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子熊羆古艱字立欲殺其弟頹



成王是為成王。楚人謂未成君曰敖額奔隨。與隨人伐楚。弑堵敖而代之。

而鬬穀於兔為令尹。穀於菟。縮帛以朝。鹿裘以處。食朝

不謀夕。以憂勤于社稷。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於菟以

為功。使為令尹。而悉以舊令尹之政告之。以靖國。楚闢

地千里。於是齊桓公有召陵之師。桓公薨。楚會孟。執宋

襄。又敗之泓。晉文公始霸。敗得臣於城濮。後楚成為子

商臣所弑。穆王商臣死。子旅立。國人所謂楚莊王者也。立

三年。淫于樂。不聽政。令有諫者死。伍舉曰。願進隱。楚子

曰。何舉。曰。有鳥在阜。三年而不飛。不鳴。是何鳥也。楚子

曰。三年不飛。飛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

知之矣。大夫蘇從入。強諫。楚子曰。若不聞吾令乎。對曰

聞之。抑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楚子乃罷淫樂。聽

政。任伍舉。蘇從以圖政。於是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

楚。麋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

謀徙於阪高。孫叔敖父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

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

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

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以伐庸。秦人巴

人從楚師。遂滅庸。舒蓼叛楚。楚滅舒蓼。而疆之。及滑汭

盟吳越。而還國。以富強。若敖越椒作亂。滅若敖氏。箴尹

國史一編 卷之四  
克黃者。令尹子文孫也。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  
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  
乎。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楚子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使復其所。改命之姓曰生焉。楚子召孫叔敖艾與共政。  
問國是。叔敖曰。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  
定也。楚子曰。定之當何如。叔敖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  
由富貴。士驕。君曰。君非我。無由安強。君或至失國。而終  
不悟。士至飢寒。而終不進。則國是無定矣。夏桀殷受。不  
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  
危亡而不知。楚子曰。善。願相國。與諸侯大夫士共定國。

是矣。寡人豈敢以取舍自爲是。陳靈公宣淫于夏氏。夏  
徵舒弑靈公。中國不能討。楚子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  
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  
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楚子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  
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曰。可。曰。夏徵舒弑  
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  
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  
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

未之前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者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晉主夏盟而賂鄭。鄭受盟于楚。復徼事於晉。楚子圍鄭。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君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右曰。得國無赦。楚莊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於是晉荀林父子桓

帥師以救鄭。及河。聞鄭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農工商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

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荀首曰。此師殆哉。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王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師遂濟。鄭使皇戌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

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旣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

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以好對。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毋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又使人求成于晉。晉乃許盟。盟有日矣。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克曰。二憾往矣。弗

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器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聽。已而楚子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走。晉人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懼。楚子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毋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軍大敗。隨季殿其卒而退。獨不敗。潘黨言於楚



子曰。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蓋收晉尸。築之  
爲京觀乎。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  
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又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章曰。鋪時繹思。我徂惟  
求定。其六章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  
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  
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  
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  
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  
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爲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事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作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  
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  
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  
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誰適歸。歸於怙亂者。夫  
明年。晉殺其大夫先穀。楚申丹騁于齊。不假道於宋。宋  
殺之。楚莊怒。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  
車及於蒲胥之市。遂伐宋。宋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  
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  
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

瑜匿瑕。國君舍垢。天之道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隕。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考終又何求。楚子義而舍之。楚圍宋。食且盡。司馬子反乘

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枳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命于楚子。楚子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楚子曰。嘻。甚矣。憊。雖然。今吾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楚子怒曰。吾

使子視之。子曷爲乎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乃引師而去之。故外平不書。經書宋人及楚人平。大其平乎已也。楚莊卒。子審立。共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巫臣使於齊。通焉。取以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是其自爲謀也。則

過。其爲先君謀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且棄之。何勞錮焉。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請於晉。得使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教吳乘車射御。教之戰陳。吳始伐楚。伐徐。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楚共伐鄭。晉師救鄭。晉敗楚於鄢陵。射楚子中。日。而晉悼公繼霸。楚莫能與爭。於是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亾師于鄢。辱社稷。爲大夫憂。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竈窆。所以從先君於禰。

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五命而許之。秋楚子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狄。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從之。子召立王康楚康時。公子追舒爲令尹。觀起寵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楚子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御士。楚子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楚子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楚殺子南。尸於朝。輟觀起於四境。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旣葬。其徒曰。行

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楚乎。曰。棄父事雙言吾弗忍也。遂縊而死。遠子馮爲令尹。而寵於遠子者八人。亦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遠子就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矣。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遠子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君安之。遠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子木使司馬蔣掩賦甲兵。蔣掩書土田。度山

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  
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成以授子  
木。禮也。楚滅舒鳩。賞子木。子木辭曰。先大夫爲子之功  
也。子馮以與薦掩。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  
聲子相善也。子朝伍舉將奔晉。聲子遇之鄭郊。班荆相  
與食而言。聲子曰。子行矣。吾必復子。使于晉還。令尹子  
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  
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子  
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  
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

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  
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  
之謂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勸賞也。  
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畏刑也。今楚多淫刑。其  
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於  
是述晉大夫析公巫臣。子靈。苗賁皇。自楚往。輸忠力於  
晉者以告。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  
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

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若謀害楚，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楚康卒，子麋立。公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子圍殺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司馬令尹之偏，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不祥莫大焉。已圍弑子麋及其二子，葬之郊，謂之郊敖。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齊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

而脩德以待其歸。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交相見也。』必許君矣。」楚子曰：「諸侯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楚子曰：「然則吾所求，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於是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

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乃問禮於左師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商紂爲黎之蒐，周幽爲太室之盟，皆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惡不遠惡遠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負之。

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兄之子君，而代之以盟諸侯，使速殺之，滅其族，遂以諸侯滅賴。申無宇曰：楚旣始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王心不違，民其有居乎。民不堪命，亂也。楚使令尹如晉，逆女。晉使韓宣子叔向如楚，送女。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闔，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矣。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晉之事

國史一編 卷之四  
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羣至。求婚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以親易怨。而未有其備。使晉奮武怒以報其大耻。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乃厚爲禮而歸之。四年。伐吳。七年。滅陳。九年。召蔡侯般。伏甲而饗之。執而殺之。遂圍蔡。晉韓起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弑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胼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雖幸而克。必受其咎。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

其身。楚位小下。而暴亟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譬之。天有五材。而將用之。必力盡而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於是楚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王曰。國有大城。如何。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



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已。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陵尹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爲之援，羣器職之族，矯蔡公命，召子于子皙。皆共王子強盟之，入襲蔡。奉蔡公棄疾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使觀從。從師于乾谿，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剿。楚子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而哭，曰：人之愛子，亦如予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楚子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楚子曰：衆怒不可犯也。請入大縣。

而濟師于諸侯。曰：皆叛矣。然則亾乎？楚子太息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楚子獨榜皇行山中，無所得食，僮見涓人，枕其股而卧。涓人又以土自代，逃去，乃縊死于申亥之家。初，楚子之在乾谿也，雨雪，服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筭路籃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其愛鼎？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為鉞，秘敢請命。楚子入視之，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楚子出，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

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子革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楚子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令能自克，豈其辱於乾谿，初楚共王無適冢，有寵子五人，無適立。大有事於羣望而祈焉。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密埋璧於大室之庭。

使五人齊而序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至是子干入國而不立。子比立不終。而子棄疾立。平王初楚之滅蔡也。楚靈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至是封陳蔡而皆復之。蔡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陳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幼養老。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理新叙舊。祿勲合親。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息民五年而後用。楚國稱治。其後嬖讒人費無極。使如秦。爲太子娶婦。美說楚子自娶之。絕安幸。生子軫。而更爲太子娶。無極旣以秦女

自媚。恐太子之怨之也。日夜譖太子。太子母無寵。而太子常居外備邊。故譖行。於是楚子令司馬奮揚召太子。欲誅之。而囚其傅伍奢。揚未至。先使人遣太子。太子奔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命臣。事建如事予。奉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楚子釋之。無極請誅奢二子。而以免其父。召之。宜必來。於是楚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者死。奢曰。尚至。員不至。子胥楚子曰。何也。奢曰。尚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員爲人。好智謀。而尚

勇功。知來必死。必不來。召之。尚果歸并死。而員出奔吳。奢且死。歎曰。君大夫其盱食乎。於是吳滅鍾離。居巢。楚懼而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押其野。三務成功。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亾乎。及楚平卒。太子軫立。昭王令尹囊瓦賂。用費無極。譖族郤宛。殺太宰伯州犂。伯州犂之孫嚭奔吳。沈尹言於子常曰。無極。讒人也。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恭慈惠。有過成莊。無

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不辜。以興大謗。必甃子矣。囊瓦乃殺無極。滅其族。勾吳本太王子仲雍後也。太伯以讓國。與仲雍逃荆蠻。太伯薨。無子。弟仲雍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乃斷髮文身。裸爲飾。以說於吳。吳人安之。蓋其權也。傳五世而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後。得周章。因其故。封吳。而封周章弟虞仲。於夏墟。曰虞。後十二世。晉滅虞。而勾吳始大。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矣。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賢季札。欲立之。讓不可。立諸樊。諸樊卒。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讓不立。立餘

史記卷之四  
昧之子僚。公子光者。王諸樊子也。則以爲吾父兄弟所爲相致國者。爲當傳季子也。季子不受國。卽光父長。先立國。我之國也。僚焉得有之。於是陰結士。欲襲僚。楚伍員之犇吳也。說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晉父兄爲僂於楚。欲自報仇耳。未見其利。伍員聞之曰。彼其方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退而耕於野。求勇士待之。已。王僚使公子蓋餘燭庸圍六濼。兵外困於楚。使季札於晉。觀諸侯之變。國無人。公子光曰。時不可失也。乃伏甲士於窟室。謁王僚飲。置匕首於炙魚中。弑之。光代立。是爲王闔廬。闔廬旣立。以伍員爲行人。謀代楚。員曰。楚執政

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而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歸復出。而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克也。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楚子。子常請其一。弗與。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止之。獻佩馬。乃偕出。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之。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如大川。遂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質焉。請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辭蔡侯。於是蔡侯因吳太宰嚭伯州犂孫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質於吳。而吳大興師伐楚。唐侯從。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

漢而軍。楚濟漢而陳。闔廬弟夫槩曰：楚瓦不仁，其下莫有死志。先伐之，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卒奔。楚師亂，大敗之。囊瓦奔郢。吳從楚師及清發，免先濟者。後者競濟，半濟而擊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及食而從之。三戰及郢，經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入郢，不稱子，以班處宮。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狄道也。反夷狄也。楚子涉睢，濟江，亡入于雲中。方寢，盜以戈擊楚子。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乃奔。郢，郢公辛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將弑之。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

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且違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乃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焉。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亾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復之。及吳入郢，伍員求昭王不

得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包胥使謂員曰。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子故平王之臣也。親北面事之而死。以爲僂。何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員復之曰。爲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公羊子曰。事君如事父。其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於是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于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楚固君之

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秦伯哀之。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敗吳師。會吳有越難。闔廬還。而楚子復歸。徙居郢。方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旤。今吳未有福。楚未有旤。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其以晉辭。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旤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

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夫其或者正訓楚也。既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已吳侵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還。不吉。楚子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子西不可。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期五辭而許之。將戰。楚子以疾卒於師。公子啓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

閉塗。逆子章而立之。王惠先是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楚子曰。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何益。遂弗祭。及有疾。卜曰。河爲祟。盍祭諸。楚子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可謂知天道矣。於是子西爲政。使人召故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將用之。葉尹沈諸梁諫曰。不可。勝也。復言而不慮身。愛而不仁。詐而不知。彊忍犯義。直而不衷。周而不慎。皆有華而無實也。將焉用之。且其父爲戮。其心又狃而不潔。



若以其狷報怨。而不以潔悛德。其愛足以得人。言足以復之。詐足以謀之。彊足以帥之。周足以蓋之。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若果用之。害可待也。子西曰。德以忘怨。可乎。沈諸梁曰。不然。唯仁者為可好。可惡。可高。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反之。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蔑能靖矣。夫誰無疾膏。能者蚤除之。為之關籥藩籬。而遠備之。猶恐其至。而為之怵惕。可召而近之乎。人求多聞。以鑑戒也。今子求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將逃矣。子西不從。竟召勝。使處吳。竟為白公。初。太子建亡之鄭。暴於鄭而死。白公請伐鄭。

未許。晉伐鄭。子西救鄭。

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自厲。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

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殺爾父。平奔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邪。余翼而長之。我死。且為令尹。司馬何反乎。不聽。而勝果為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葉公聞之。帥

方城之外。卒以入。及北門。遇一人。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然盜賊之矢。一及君。是絕民望也。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然時日以幾。若見君面。民知不死。其亦愈有奮心矣。乃免胄進。遇箴尹。將帥其屬。與白公。葉公曰。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而縊。葉公兼行。令尹司馬之事。國以大定。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子期之子

寬爲司馬。而退老於葉。是時楚數更亂。然亂已旋定。後越滅吳而楚乃更大。越王勾踐者。夏后氏之苗裔也。封會稽。披草萊。邑焉。後二十餘世。至允常而大。與吳爲怨。允常卒。子勾踐立。吳王闔廬因伐越。勾踐詐敗之於檣李。傷而死。子夫差立。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詔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對曰。唯不敢忘。勾踐懼。欲及吳未發。先伐之。范蠡曰。不可。臣聞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時不作。人事未起。而創爲之始。此謂逆天。而不和於人。且夫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

行者不利。勾踐不聽。師以大敗。保棲於會稽。謂范蠡曰。以不聽子。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臣前言之矣。定傾者與人。勾踐曰。何謂與人。蠡曰。卑辭崇禮。玩好女樂。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乃令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請委身爲臣妾。以行成。夫差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後雖悔。不可及已。弗聽。員退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勾踐旣反國。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卽嘗膽。曰。勾踐而忘會稽之大耻耶。乃身自

耕作。夫人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振貧  
弔死。與百姓同患苦。就范蠡問計。對曰。臣前言之矣。節  
事者與地。地包萬物。而兼其利。時不至不生。事不究不  
成。因時所宜而定之。因男女之功。除其害而避其天殃。  
使田野闢。府倉實。民衆殷。時將有反。事將有間。知天地  
之制。乃可以收天下之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  
而須之。勾踐欲使蠡爲國蠡曰。四封之外。敵國之利。立  
斷之事。種不如蠶。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不逆天時。不亂  
民功。使五穀熟。而民蕃滋也。百姓附親。蠡不如種。於是  
舉國政屬大夫種。而蠡身爲質於吳。二年乃歸。而吳人

安之。於是夫差聞齊景公死。乃興師北伐齊。召魯哀公。  
徵百牢焉。留畧地於齊魯之南。明年復伐齊。勾踐率其  
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  
豢吳也。諫曰。越在腹心。其柔服。其求濟欲也。不如早從  
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使醫除疾。而曰必  
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  
孫氏。太宰嚭讒之王。夫差怒。賜之屬鏤。伍員嘻笑而罵  
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乃今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  
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抉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  
兵之入也。勾踐聞子胥死。乃大喜。以問蠡。蠡曰。未可也。

天地未形。逆節萌生。事以不成。雜受其刑。又明年。蟹稻不遺種。又問蠡。蠡曰。天應至矣。人事未至也。於是夫差乃大修。從海上攻齊。召魯衛。會橐臯。北會單平公。晉定公。魯侯。于黃池。國精兵畢從。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以問蠡。蠡對曰。臣固將謁之。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不可失矣。遂伐吳。及郊。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遂入吳。吳告敗于黃池。夫差惡其聞也。手刃七人於幕下。將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

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還伐宋。旣盟。殺丈夫而囚其婦人。歸。乃遣使禮。請成於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許吳平。當是時。吳士民罷敝。輕銳盡於齊。晉國大困。而越復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勾踐欲戰。范蠡曰。不可。古之善師者。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彼來從我。固守勿與。毋爲人客。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盡其陽節。盈吾陰節。以奪之。因留圍之。居久之。吳潰。越遂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曰。孤臣異日得罪於會稽。孤臣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而歸。今君王

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乎。勾踐欲許之。范蠡曰。臣聞之。得時弗乘。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孰使我早朝而晏罷。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非吳耶。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王必勿許。使每進益恭。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疾進兵。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夫差謝曰。孤老矣。不能事君。遂自剄。且死。以袂蒙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勾踐乃葬吳王。誅太宰嚭而歸。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吳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戰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對曰。

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主驕則恣。恣則民疲必極。吳之亡晚矣。方吳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飭。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

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焉能及我。

范蠡與越王苦身戮力。謀二十年而滅吳。還反國。以為大名之下。不可以久居。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徒屬。乘舟浮海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何不去。種稱病。勾踐賜之劍。種自殺。

越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徐州。致貢於周。王賜

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南渡淮。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

宋魯地於魯宋。而力不能舉。江淮以北。楚子惠因得滅

陳滅蔡。與秦平。東侵至泗上。楚子卒。子中立簡滅莒。卒

子當立聲為盜所弑。子熊疑立悼聞魏人吳起賢。任以

政。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

要在疆兵。遊破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却三

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疆。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

楚子卒。因作亂。共攻起。起走。伏王尸。眾從射刺之。并中

王尸。王子臧立肅禽滅殺起者七十餘家。楚肅卒。無子。

弟熊良夫立宣楚宣卒。子熊商立威楚威時。越王無疆

伐楚。與中國爭疆。齊使人說越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

不霸。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所待於晉者。

非其汗馬之力。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

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楚三大夫。張九軍。圍曲沃

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而王猶求闢

晉。晉楚不闢。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

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興兵而伐之，大破越，殺王無彊，盡取吳故地而越以此散。楚威卒，子槐立。懷王楚懷時，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擯秦，楚爲從長。秦伐齊，患楚與從親，乃宣言張儀免相，使之楚，說楚子閉關絕齊，請獻秦故所分楚商於地六百里。楚子大悅，置相璽於張儀，日置酒，宣言吾復得商於地。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子曰：「何故？」陳軫曰：「秦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則楚孤秦又何重於孤國哉？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必且見欺。見欺，王必然而攻。」

秦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矣。臣故弔。楚子不聽，使一將軍西受地。儀至秦，詐醉，墜車，稱病不出。者三月，地不可得。楚子曰：「儀以吾絕齊尚薄邪？」乃使勇士北辱齊。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臣有奉邑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還報命。」楚子大怒，發兵西攻秦。秦逆擊丹陽，斬甲士八萬，虜將，取漢中。韓魏聞楚困，乃南襲楚。至於鄧，已秦復使使約，與楚分漢中之半以和。楚子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自請復之。楚旣至，因嬖人靳尚，請夫人鄭袖，竟言於王，而出儀。儀因說楚叛從約，與秦親。久之，

楚怨秦。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秦昭王為好言。約楚子會武關。面結盟。楚子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王曰。秦虎狼。不可信也。而楚懷稚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秦伏兵閉武關。劫楚懷西入秦。朝章臺。要以割巫黔中郡。楚大臣患之。相與謀曰。王在秦不得還。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而謀楚楚無國矣。乃詐赴於齊。迎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頃襄秦亟攻楚楚。懷從間道亡之。趙求歸楚。趙不敢納。復之。秦憂懣發病卒。獨器歸。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而天下不直秦。初楚懷任屈平為左徒。與圖國事。造憲令。甚寵而上官大夫害

其能。讒之王。怒而疏平。頃襄立。任弟子蘭為令尹。屈平咎子蘭之勸懷王入秦不反也。疾之作楚辭。怨焉。子蘭怒。與上官大夫比而短屈平。頃襄怒。遷之汨羅。屈平傷國困辱於秦。不能報。顧內欲圖周。外為秦所劫。迎婦於秦。割上庸漢北地與秦。秦拔西陵。拔郢。燒先王墓。夷陵。則悲懣不自勝。睠顧宗國。作哀郢懷沙之賦。竟抱石自沈淵。語具原事中。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裂楚地。足以肥國。誑楚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楚頃襄病。太子完



質於秦。不得歸。而與秦相應。侯善黃歇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曰。然。曰。今楚王恐不起疾。不如歸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失與國而絕萬乘之歡。非計也。應侯以聞。秦王令楚太子之傅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爲太子計。曰。秦留太子。而陽文君子二人。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去。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易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常守舍。爲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乃自言請死。秦昭怒。欲聽之死。應侯曰。歇爲人臣。能出身以徇。

主忠。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因遣歇。歇至楚。而頃襄卒。太子立。考烈王黃歇相。封爲春申君。已考烈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終無子。趙人李園。乃進其女弟。幸於春申君。知有身。說春申君進之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立爲太子。而李園女弟爲王后。李園恐春申君驕。軋已。遂殺春申君。以滅口。考烈卒。所生子竟得立爲王。幽王以是知先王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不下漁色。於爲防至遠也。楚幽卒。同母弟猶立。哀王庶兄負芻。襲殺之。自立。而秦破楚。虜負芻。

論曰。楚吳越皆神明之胄。居方東以南。而春秋外之。非

以夷德輕僭王。淫名淹於天子。又猾夏始亂耶。蓋其坊也。二霸衰而楚昌。楚不競而吳昌。吳已汰而越昌。於是乎師命降而兵謀與春秋相始終。而天下之大故盡於此。

函史下編卷之四終

函史上編卷之五

盱郡鄧元錫纂

周列國志

燕韓趙魏齊○韓魏趙本晉三卿其先世皆神明之胄。趙與秦同祖。虞伯翳伯翳佐虞夏。烈山澤焚之以平土者也。穆王時造父以善御封趙城爲趙氏。幽王之難。趙帶去周如晉。事晉文侯爲大夫。五世而生夙。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夙。以魏封畢。萬而萬出。畢公高韓出曲沃桓叔。萬之封魏也。卜偃曰。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

民今命之大而從其盈數。後其有與乎。夙孫衰與魏武子犇。俱從公子重耳亡於外。比文公反國。以衰為原大夫。犇為魏大夫。靈景之際。趙宣孟始專。已趙氏中滅。嬰齊同括俱被戮。景公疾。卜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韓獻子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因見趙氏孤於公而立之。則趙文子武也。平公時得政。文子孫曰簡子鞅。鞅之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無恤母賤。將置後。莫知所立。則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

簡子以無恤為賢。欲立之。乃盡告諸子曰。吾藏寶符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恤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無恤果賢。立以為後。襄子初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且死。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知伯荀瑶專晉。請地於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知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

者曰邯鄲之倉廩實。襄子曰。浚民之膏血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攻圍之三年。決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產鼃。民無叛意。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駮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桓子懼。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非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

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之得其情。故也。知伯不悅。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乃陰與相約。共伐知伯。滅之分其地。於是襄子北滅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至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魏斯。趙籍。烈侯。韓虔。景侯。並列爲諸侯。而魏文侯斯最賢。魏文侯好學。受經藝於卜子夏。田子方以爲師。客段干木。過其廬。必

式也。四方之士多歸之。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之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薪，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傳也。今吾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計錢十倍，是安所取之？取之民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不可以居上。此非所以賀我也。文侯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翟璜進曰：君真仁君也。文侯問故，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文侯

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以伐韓，對亦如之。二國皆怒，已而知文侯之媾於已也，皆朝於魏。魏由是大於三晉。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關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璜問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乎。李克曰。魏成子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守吳起才。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

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而是時齊大夫田和因文侯請於王。亦得命爲諸侯。田和者。陳公子完之後也。陳之先。自虞帝。武王封虞帝後。胡公滿於陳。奉舜祀。入春秋。而陳人殺公子御寇。公子完奔齊。齊桓公使爲卿。敬仲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

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之亡也。陳桓子。無字始大於齊。其亡也。成子得政。陳桓子成子之相簡公也。脩僖子。陳乞之政。以大量貸。以小量受。以能附國人。及既弒簡公。懼諸侯之討。乃盡歸魯衛侵地。結魯三家。晉六卿。以爲固。已欲威於國。乃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

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任焉。而齊失政久。惠施民不懷。而桓因得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國人愈益畏。三傳而和。遂代姜氏。有齊國。爲齊太公。姜齊以亡。而趙魏韓。魏文侯子武侯擊趙烈侯子敬侯。韓烈侯子文侯。文侯子哀侯。亦廢其君。俱酒爲家人。分其地。而晉亡。故君國之大柄。不可失也。下失則亂以亡。此君術所必慎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而歎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守起進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



其北。太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已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與田文論功。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魏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去之楚。武侯不立太子而卒。子瑩與公仲緩爭立。而國亂。韓懿侯哀侯子趙成侯敬侯子種并兵以伐魏。破之。趙

謂韓曰。殺魏瑩。立公孫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師退。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魏侯瑩定立國。以日削。與齊秦趙日尋於兵。使龐涓將。太子申為上將。以伐韓。韓告急于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擊魏以救韓。外黃徐子謂魏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豈欲聞乎。太子曰。幸甚。對曰。固願効之。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

戰不勝。則萬世無魏矣。計獨有還。此臣所謂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善。請從公而還矣。客曰。臣懼太子雖欲還。不得也。彼勸太子以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太子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將田忌戰。敗績。虜死於馬陵。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孟子之所謂不仁也。當是時。秦孝公業已用商君計。務耕戰。彊秦矣。商君者。衛公孫鞅也。事魏相公叔痤。公叔病。魏侯問之。公叔曰。臣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竒才也。願君舉國而聽之。卽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魏侯出。公叔召鞅曰。吾先君而後臣。故

先爲君謀。今告子。子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豈能用子之言殺臣乎。魏侯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諄矣。悲夫。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旣又勸寡人殺之。豈不諄哉。及是。商君聞魏困於齊。遂伐魏。欺公子卬。襲執之。大破魏師。魏侯螢恐。獻河西地於秦。以爲和。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而是時齊侯因齊最賢。太公和孫桓公干子。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

守阿。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擊趙衛。敗魏於濁澤。魏獻觀以和。趙歸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時王室微。諸侯莫有朝者。齊侯獨往朝。天下愈益賢齊侯。騶忌子以鼓琴見齊侯。齊侯說而舍之。右室齊侯鼓琴。騶忌子推戶入見。曰。善哉琴。齊侯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釋之愉者。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圓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臣是以知其善也。齊侯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齊侯又勃然不說。曰。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齊侯曰。善。見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下邳。號成侯。當其時。齊檀子守

南城而楚人不敢為寇。盼子守高唐而趙人不敢東漁於河。黔夫守徐州而燕趙之人從徙者七千餘家。種首備盜賊而道不拾遺。齊侯所自謂四臣照千里者也可。謂善任使矣。於是齊最強於諸侯。三晉皆朝于齊。而三晉惟韓昭侯頗賢。侯懿子昭侯請學於申不害以為相。申子之學本黃老而主刑名。已申子請任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抑將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教寡人脩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請。寡人將奚聽焉。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昭侯有弊袴命

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嘖一笑。嘖有為嘖。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然治瑣察適至是而止矣。終不足以御秦。末年作高門。屈宜白曰。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常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誦舉嘉者也。故曰不時。門成而昭侯卒。當是時。秦用穰侯白起。日戰勝攻克。耽耽有兼六國并吞心矣。六國自誦不能難。衡人說之。割地賂秦以求免。於是雒陽人蘇秦。即說趙肅侯。敬侯孫成侯子令約六國從親以擯

秦肅侯說飾車馬金璧貨賂厚資之游諸侯以通其意其大指言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有吞天下之心衡人者務以秦權恐惕諸侯求割地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旣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旣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豈有異於牛後乎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國有秦患而不與其禍此姦人非忠臣也臣以天下地圖案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從親以擯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若趙五國出銳師以佐亦如之不如約者共伐之六國從親則秦甲不敢出函谷而害山東矣蘇秦習揣摩多通於天下形勝阨塞之故甚熟張六國之利便富實以發舒其志氣六國固患苦秦困之顧計無從出聞蘇秦言則大喜過望恨聞之晚願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

從約書於秦。秦人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張儀者，魏人也。故與蘇秦同學。爲權變。方蘇秦說趙時，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取雕陰。蘇秦恐其且東出也，則召儀至，困辱之，激使入秦。說秦王以寬趙，無撓已權。儀說行，得相。秦則倍之，患六國從親，則宣言免相。出相魏，因劫說魏王背從約以事秦。已楚與齊親，又患之。又宣言儀免相，出使楚，許獻商於地，使絕齊。最後說楚韓齊趙燕，令各連衡以事秦。時蘇秦已死，儀因得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指畧言秦地半天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士卒安難，樂死可事也，而不可敵也。從人多奮辭而少信，利說成。

封侯，日夜搯腕切齒而言從，此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不與猛虎而與羣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凡天下共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秦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乃詐得罪，出走齊。齊王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車裂於市。今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傾，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六國主固恇怯，而儀指從失甚，辨羣信之約成而秦惠卒，秦武爲太子時，不悅儀。諸侯聞，乃皆畔衡，復爲從。其時鄒孟子游齊魏，說梁惠、齊宣，自彊於政治，推恩行仁，務之於保民，進之。

王陰格其嗜殺人之心。皆莫能遵用。而儀所依秦。以恐喝六國者。已中其要害。橫潰其腹心。不復能自振。秦得怙險固勝。兵以戰攻。讐諸侯禽滅之。故約從不必能全六國。而衡則六國之所以亡也。當是時。山東之國。莫彊於趙。齊阻東海。燕負北海。而楚介江淮之間。爲大國。趙武靈子肅侯始立。少未能聽政。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尊先王貴臣肥義。以爲國三老。時年八十矣。國大事咨焉。而後行。楚故僭王。已齊魏會徐州。以相王。已韓燕皆稱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已曰君。久之。武靈北略中山。至房子。遂之代。北至

於無終。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此四戰之國。非習民於騎射。變服以便事。不足以御難矣。且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請於公子成。令胡服以朝。而出令焉。於是時。趙彊於天下。王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公子成再拜稽首而對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臣聞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達士之所觀也。蠻夷之所儀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

吾固聞叔之疾也將自往請之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禮今叔父所言者俗也吾所言制俗者也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先時中山負齊之疆侵暴吾地引水圖鄆微社稷之神靈則鄆幾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愛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忘鄆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武靈立二十七年傳國於少子何惠文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治國而身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以襲秦於是詐自爲燕使者入秦欲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秦昭王不知也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逐之已馳脫關矣審問之主父也則大驚於是主父北滅中山起靈壽從代道大通

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忍殺而驕或危肥義使稱病母與難肥義曰不可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大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且夫貞臣也難生而節著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於我矣雖然吾語在前也終不敢失會主父令王朝羣臣而自從隙觀見子章儻然也反北面爲臣誅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主父及王



游沙丘。異宮章因以主父令召王。相肥義恐有變。止王母入。請先入嘗難。果見殺。王得免難。公子成李兌起四邑之兵以距難。殺章不禮。夷其黨。成兌遂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探爵穀食之。餓死沙丘宮。初主父定立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吳娃死。王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而亂作。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哉。燕召公奭後也。與周同姓。北封燕。僻遠播告不及於春秋。戰國時。周所封齊晉諸大國皆已易姓。

唯燕存。子噲時。燕僭王二世矣。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而齊蘇代與交厚。爲齊使於燕。王噲問曰。齊王霸乎。代對曰。不能。曰。何故。曰。不信其臣。代意激。王噲以尊子之也。於是王噲以爲信。而子之使所善鹿毛壽說王噲曰。古今所以謂堯爲大聖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誠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王噲因屬國於子之。而子之權大重。復令人說王噲曰。昔者禹薦益於天。而以啓人爲吏。於是啓與其黨攻益而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也。見謂爲德衰。今王屬國

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竊恐天下有以議王也  
於是王收吏印畢以聽子之南面行王事而曾願為臣  
子之得國為驕虐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於是齊宣威  
子解疆發五都之兵北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王會  
死於亂禽子之醢之燕人乃共立太子平為王昭語具  
孟子書齊宣卒子地立閔當是時齊為勝國與秦媾秦  
稱西帝使魏冉尊齊王為東帝蘇代自燕還入見齊潛  
驟問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若對曰王之問臣也  
卒而患之從來也微臣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  
下安之王稱之可也秦稱之天下不安之願必勿稱以

收天下且天下並立兩帝王以為尊秦乎尊齊乎曰尊  
秦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  
伐趙孰與伐桀宋利曰伐桀宋利曰然則願王釋帝以  
收天下毋與秦爭重而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  
危有濟西趙之東阿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  
梁國門不啓釋帝而代之以伐桀宋之利國重而名尊  
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使天下憎之所謂以卑  
為尊也齊乃釋帝號不受而伐宋宋王偃走死南割楚  
淮陽西侵三晉鄒魯之君皆恐懼稱臣當是時燕昭即  
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

招賢者問於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國。雪先王之耻。孤之大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反。君怒。涓人曰。馬死。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請先從隗始。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燕昭爲隗改築宮。師事之。士果爭趨燕。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樂毅自魏往。而王禮重毅。以爲亞卿。任國政。日夜撫循其人。欲因報齊。齊潛王旣伐宋。益驕。欲并二周爲天子。以狐咺陳舉直言諫。殺之。百

姓怨懟。燕昭乃陰使樂毅約秦趙連楚魏以伐齊。大敗齊師於濟西。於是毅還秦師。分魏師畧宋。部趙師收河間。而身率燕師北逐齊。劇辛曰。齊大燕小。今獨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收取其邊城以自廣。此長久之利也。毅曰。不然。齊王伐功矜能。信諂諛黜賢良。政令戾虐。今軍破民叛而疾乘之。乃可圖也。不遂乘之。彼悔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齊。閔出走。齊大亂。毅入臨淄。整軍禁暴掠禮逸民。寬賦歛除暴令。修舊政。齊民大悅。乃遣左軍渡膠東。定東萊。前軍循泰山東至海。略琅琊。右軍循河濟。屯阿鄆。連魏師。後軍傍北海。撫千乘。而以中軍據臨

潛鎮齊。燕王乃大喜。遣使者。齊壘綬。卽封毅爲昌國君。齊閔亡居衛。無悛色。謂公子丹曰。吾所以亡。何也。公子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顧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天下之主皆不肖。而王獨賢。故惡王相與合兵而攻之。此王之所以亡也。齊閔慨然太息曰。善。賢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諛之曰。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未見其實也。王名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真其人乎。王曰。善。丹知寡人居衛。不遜衛侵之。奔鄒魯。又驕自倨高。鄒魯故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遂相齊。欲與燕分齊。

執齊潛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贏博之間。地圻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求之不得。去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圻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神以告也。而王不戒。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是時齊幾亡。王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而齊大夫王孫賈。乃攻淖齒。誅之。因與齊亡臣求王子法章。立爲君。保莒城以拒燕。襄王樂毅圍莒。卽墨。期年而不克。乃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勿獲。困者賑之。使卽業。三年猶未下。或讒之。燕曰。樂毅智。

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遂南面而王耳。燕昭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毒害先王。寡人常痛之入骨。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相國立毅為齊王。毅皇恐拜書。以死自誓。不敢受。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謀燕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樂毅。齊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

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以齊人未附。姑緩之。齊惟懼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使騎劫代將。毅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齊田單得敗燕軍。殺騎劫。而盡復

其故地為齊。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未而傳以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為燕人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保即墨。燕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單習兵。立為將。軍。以即墨距燕。及燕王以反間故。使騎劫代樂毅將。燕士卒咸貳。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

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望見。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城中人。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立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單曰。子勿言。遂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縱反間曰。吾唯懼燕軍。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

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問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  
穆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  
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因單知士卒之可  
用也乃身探版錘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蓋  
散飲食養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  
於燕燕軍皆信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  
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  
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  
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  
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  
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耀炫燕軍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則大驚以爲神五千人因街  
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  
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  
城邑皆畔燕而歸齊乃迎襄王於莒入  
臨菑而聽政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毅旣奔趙趙王  
欲與毅謀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  
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

乎趙王賢之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於是燕惠王乃悔  
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毅遣王書報之曰臣不佞不能奉  
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  
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  
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所以事先王之心故  
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  
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  
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  
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  
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

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

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

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毅復往來通於燕。當是時，秦用商鞅、范雎，盡欲規韓魏，折天下樞矣。魏安釐王時，秦拔魏兩城，軍大梁，予秦溫以和。已又拔四城，破韓趙魏，沈卒十五萬，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以

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卒予南陽以和。已齊楚攻魏，秦救之得解。於是魏王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曰：不可。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仇敵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